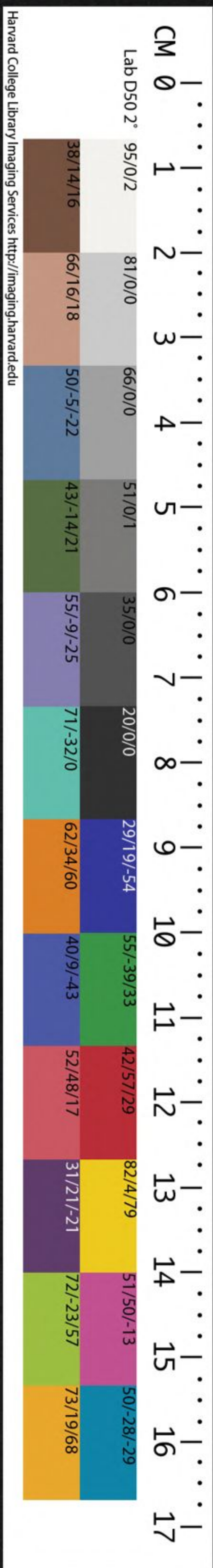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15 1952

72516/7928(126)

卷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史緯卷二百五十三

宋史三十六

列傳

文彥博

文彥博字寬夫介休人其先本敬氏彥博及進士第轉殿中侍御史元昊入寇邊將劉平戰死監軍黃德和擁兵觀望欲脫已罪誣平降虜以金帶賂平奴使附已平家二百口皆械繫詔彥博置獄鞫治旣得實德和黨援謀翻獄遣他御史來代彥博拒之曰朝廷慮獄不就故遣君今獄具矣事或弗成彥博執其咎與君無與也德和并奴卒就誅知益州時米價



騰貴，彥博就諸城門相近一十八院，減價糶賣與貧民，不限以數。張榜通衢，米價遂減。前此或限升斗，或抑價直，適足以增其氣餒，而終不能平米價。拜同平章事，御史唐介劾其在蜀日，作間金奇錦獻張貴妃，緣此擢爲執政。上怒，貶介出。彥博知許州，至和二年復同平章事。三年正月，帝疾暴作，彥博呼內侍史志聰問狀，對曰：「禁密不敢漏言。」彥博叱之曰：「爾曹出入禁闈，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爲耶？自今疾勢增損，必以告，不爾當行軍法。」與同列劉沆、富弼留宿殿廬。志聰曰：「無故事。」彥博曰：「此豈論故事時耶？」知開封府王素夜叩宮門，上變，彥博不使入。明日言有禁卒告都虞候欲爲亂，彥博召

都指揮使許懷德，問以都虞候狀。懷德稱其謹愿，可保無此。彥博曰：「然則卒有怨誣之耳。」當亟誅之，以靖衆。乃請沆等判狀尾，斬於軍門。先是富弼用李仲昌策，自澶州商胡河穿六漯渠，入橫隴故道。北京留守賈昌朝素惡弼，陰約內侍武繼隆，令司天官二人俟執政聚時，於殿庭抗言：「國家不當穿河于北方，以致上體不安。」後數日，二人又因繼隆上言，請皇后同聽政，志聰以其狀白彥博。彥博視而懷之，召二人詰之曰：「天文變異，汝職所當言也，何得輒預國家大事耶？汝罪當族，二人大懼。彥博曰：「以汝狂愚，今未忍治汝罪。」二人退出，狀示同列。同列皆憤曰：「奴輩敢爾，何不斬之？」彥博曰：「斬之則事彰，

灼中宮不安矣。既而議遣司天官定六潔方位，復使二人往。二人恐治前罪，更言六潔在東北，非正北也。帝疾愈，彥博等歸第。沈密白帝曰：「陛下違豫時，彥博擅斬告反者，彥博聞之，乃以沈判呈御史吳中，復乞召還唐介。彥博因言介雖有風聞之誤，然責之太深，請如中復奏，封潞國公，判大名府，入爲樞密使。熙寧二年，彥博言於帝曰：「朝廷行事務合人心，宜兼采衆論，以靜重爲先。陛下厲精求治，而人心未安，蓋更張之過也。爲安石所惡，力引去，拜司空，知大名府。選人李公義請以鐵龍爪治河，宦者黃懷信沿其制爲濬川杷，天下指笑以爲兒戲。安石獨信之，遣都水丞范子淵行其法。子淵奏用杷

水悉歸故道，退出民田數萬頃，詔大名府核實。彥博言：「河非杷可濬，雖甚愚之人，皆知無益。臣不敢雷同罔上。」帝不悅。元豐三年，拜太尉。帝稱彥博仁宗時建議立嗣，有定策功。彥博曰：「如周勃、霍光是爲定策，臣何功之有！」以太師致仕，居洛陽。元祐初，用司馬光薦，命彥博平章軍國重事。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居五年，復致仕。卒年九十二。諡曰忠烈。彥博逮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契丹使耶律永昌來聘，望見彥博於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耶！」蘇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不如其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既歸老，西羌

首領温溪心有名馬請於邊吏願以餽彥博詔許之其爲外國所敬如此彥博在洛與邵雍程顥兄弟如布衣交又與富弼司馬光等十三人用白居易九老會故事置酒賦詩相樂序齒不序官謂之耆英會初寶元間河東闕漕使章得象言聞縉紳間說彥博磊落有稱呂夷簡曰恨不識也明日召至既退歎曰此大有福人何所任用不可遂差委之不十年出將入相元豐間以太尉留守西京未交印先就第廟坐見監司府官唐介之子義問爲運判退謂其客尹煥曰先公嘗言潞公今豈挾恨邪煥曰公所爲必有理姑聽之明日彥博交府事以次見監司府官如常儀或以問彥博彥博曰吾未視

府事三公見庶僚也既交印河南知府見監司矣一日謂義問曰仁宗朝先叅政爲臺官以言彥博得罪彥博亦罷相未幾彥博復召還上言唐介所言正中臣罪仁宗用是起先公判潭州尋至大用與彥博同執政相知爲深也元祐元年程頤爲崇政殿說書以師道自居每侍講色甚莊繼以諷諫上畏之彥博對上恭甚進士唱名侍立終日上屢曰太師少休彥博頓首謝立不去時年已九十

### 范仲淹

范仲淹字希文吳縣人生二歲而孤母更適長山朱氏從其姓名說既長知其家世迺感泣辭母之應天府就學師戚同

文晝夜不息，食糜粥，冬月以水沃面，人不能堪。舉進士第，爲廣德軍司理叅軍，迎其母歸養，還姓更名。母喪去官，服除，晏殊薦爲秘閣校理，章獻太后將以冬至受朝，天子率百官上壽，仲淹言奉親於內，自有家人禮，顧與百官同列，北面而朝之，不可爲後世法。太后崩，爲右司諫，言事者多暴太后時事，仲淹曰：太后受遺先帝，調護陛下十餘年，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帝詔中外，毋輒論太后時事。太后遺詔以太妃楊氏爲皇太后，叅決軍國事。仲淹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保育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謂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矣。歲大蝗旱，江淮京東尤甚，仲淹請遣使循行，未報，乃

請間曰：宮掖中半日不食，當何如？帝惻然，命仲淹安撫江淮。郭皇后廢，仲淹率諫官御史伏閣爭之，不能得，出知睦州，徙蘇州，遷吏部員外郎。仲淹還朝，言事益切，由是罷知饒州。元昊反，延州諸砦多失守，仲淹請行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五千人，都監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爲先後，取敗之道也。於是分爲六將，將各三千人，分部教閱，量賊衆寡，更出禦之。城青澗以據賊衝，大興營田，聽民互市，以民遠輸勞苦，請建鄜城爲軍，以河中同華中下戶稅租就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糴十之

三。明年詔諸路入討，仲淹曰：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露，請俟

史綱 卷一百五十三 五  
春深入討，况郎延密邇靈夏，西羌必由之地，第按兵不動，以觀其釁，許臣稍以恩信招來之。若臣策不効，當舉兵先討，綏宥據要害，屯兵營田，爲持久計。則茶山橫山之民，必挈族來歸，拓疆禦寇，策之上也。帝從之。仲淹請修承平永平等十二砦，於是羌漢之民，相踵歸業。元昊與仲淹約和，仲淹爲書喻之。元昊答書不遜，仲淹焚之。朝議謂不當輒通書，又不當輒焚之。降知耀州環慶路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改邠州觀察使。仲淹表言：觀察班待制下，臣守邊數年，羌人頗親愛臣，呼臣爲龍圖老子。今退而與王興、朱觀爲伍，恐爲賊輕，辭不拜。慶之西北馬鋪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仲淹欲城之，度賊

必爭，密遣子純祐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版築皆具，旬日城成，卽大順城也。賊以騎三萬來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旣城，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益少。時明珠滅臧，有勁兵數萬，涇原帥欲討之。仲淹上言：二族道險不可攻，今討之，必與賊表裏，南入原州，西擾鎮戎，東侵環州，邊患未艾也。若北取細腰、胡蘆、衆泉爲保障，以斷賊路，則二族安而環州鎮戎徑道通徹，可以無憂。其後遂築細腰、胡蘆諸砦。帝以涇原傷夷，欲對徙仲淹，遣王懷德喻之。仲淹曰：涇原地重，恐臣不足獨當，乞與韓琦同經畧。涇原有警，臣與韓琦合秦鳳環慶之兵，掎角而進。若秦

鳳環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爲援。命龐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博，慶州用滕宗諒，帝皆用之。元昊請和，拜樞密副使，叅知政事。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仲淹上十事：一曰明黜陟，二曰抑僥倖，三曰精貢舉，四曰擇長官，五曰均公田，六曰厚農桑，七曰修武備，八曰嚴廢格，九曰重命令，十曰減徭役。又言周制三公分兼六官之職，漢以三公分部六卿，唐以宰相分判六曹，今中書古天官冢宰也，樞密院古夏官司馬也，四官散於羣有司，無三公兼領之重，而二府差除循資級賞罰用條例，上非三公論道之任，下無六卿佐治之職，非法也。請凡官吏黜陟刑法重輕，事有利害，並從

輔臣予奪，其大者二府僉議奏裁，不果行。時議弛茶鹽之禁，及減商稅。仲淹言：茶鹽之入，但分商賈之利耳。今國用未減，歲入不可闕，不取之於山澤及商賈，須取之於農。與其害農，孰若取之於商。議遂寢。仲淹每患諸路監司不才，取班簿視，不稱者皆一筆勾之。富弼曰：六丈則是一筆勾焉。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仲淹士望所屬，上倚以爲治。中外想望其功業。仲淹以天下爲己任，裁削倖濫，考覈官吏，日夜謀慮，典致太平。然更張無漸，規摹濶大，論者以爲不可行。及出按察，多所舉劾，人心不悅。任子恩薄，磨勘法密，僥倖者益不便。於是謗毀行，而朋黨之論作矣。會邊陲有警，因



史綱 卷一百三十一  
士遜三人  
相依違附  
和無所建  
朝故刪之  
此事可取  
而本傳不

與樞密副使富弼請行邊時呂夷簡已老居鄭仲淹往見之  
夷簡曰何爲亟去仲淹言經制西事事畢卽還夷簡曰經制  
西事莫如在朝便且君此行正蹈危機豈能再入及仲淹出  
攻者益急仲淹亦自請罷乃以陝西宣撫使知邠州仲淹以  
病請鄧州徙青州卒年六十四諡文正仲淹性至孝以母在  
時貧其後雖貴非賓客不重肉所至有恩惠邠慶二州之民  
與屬羌皆畫像立生祠祀之及卒羌酋數百哭之如父齋三  
日乃去初張士遜罷相由仲淹彈之士遜復相仁宗語之曰  
范仲淹嘗有疏乞廢朕今可施行矣士遜曰臣未見章疏望  
乞付外上曰比有爲朕言者士遜曰此罪大無文案安可行

願陛下密訪之士遜數日又請上曰竟未見然爲朕言者多  
士遜曰人臣欲廢君無輕典旣無明文不可以空言加罪上  
意乃解士遜曰仲淹旣無可疑乞稍遷之以慰其心上遂用  
之韓琦爲經畧招討副使時欲五路進兵以平夏仲淹守延  
州堅辭不可尹洙曰公于此不及韓公矣凡用兵宜置勝敗  
於度外公何區區過慎邪仲淹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可置  
度外乎琦遂舉兵全師陷沒任福死之琦還至半途亡者父  
兄妻子數千人呼號馬首皆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琦不勝  
悲憤掩泣仲淹歎曰當是時難置勝敗於度外也仲淹與琦  
協謀欲收復靈夏橫山之地邊上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

之心骨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元昊大懼，遂稱臣。慶曆二年，南郊赦書，仲淹奏懷才抱藝之人，一落散地，終身不齒。獸窮則噬，人窮則變，理宜然也。况今邊事未寧，尤宜使過乞差，近臣就中書定奪元犯情理，分作等第，密切體量。上件人或有材質，或有節行，申奏唐張說薦負罪之人，充將帥之用。其表云：活人于死者，必舍生而報恩；榮人於辱者，必盡節而雪耻。今猶是也。西賊攻塞門，若擒高延德後，放歸朝廷，配之遠方。仲淹言：將率陷賊，俱是苦戰力屈，出不得已。如朝廷貸高延德，仍與近邊任使，則陷蕃將率聞之，必願吳賊歸順。望再見其家矣。或懷本朝之恩，不助賊計，皆人情之可見。

者也。劫盜張海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論富民出金帛牛酒迎勞之。富弼議誅仲約，仲淹曰：郡縣兵械足以戰守，遇賊不禦而反賂之，此法所誅也。今高郵無兵與械，事有可恕，戮之非法意也。且小民之情，得醪出財物而免於殺掠，必喜。仁宗乃釋之。弼愠曰：方欲舉法，而多方沮撓，何以整衆。仲淹密謂之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奈何欲壞之。他日手滑，恐吾輩亦未可保也。弼不以為然。及二人出按邊，弼自河朔還，及國門，不得入。比夜，徬徨遶床，歎曰：范六丈，聖人也。皇祐二年，吳中大饑，仲淹領浙西，發廩及募富民入粟，杭人喜。競渡好為佛事，仲淹乃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於湖上，自春

至夏居民空巷出游復召諸佛寺主守諭之曰饑歲工價至賤可以大興土木於是諸寺工作鼎興又新敖倉吏舍日役千夫兩浙大饑惟杭宴然仲淹之力也在睢陽時有孫秀才上謁贈錢一千明年復謁又贈一千仲淹問之孫生戚然曰母老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可足仲淹曰二年僕僕所得幾何吾今補子爲學職月得錢三千以供養可乎於是授以春秋十年後泰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學者朝廷召至乃昔日索甘旨孫秀才也狄青器度深遠韓范之爲西帥也青隸節下咸奇之爲國器仲淹授以左氏春秋曰熟此可以斷大事將不知古今匹夫之勇耳在蘇州得南園地

難

既卜築將居陰陽家謂必踵生卿相仲淹曰一家貴孰若吳士咸貴乎遂卽地建郡學於近郭買良田數千畝爲義莊以養族人之貧者遣子純仁載麥五百斛往睢陽純仁次丹陽逢石延年曰三喪在淺土無以葬奈何純仁卽以麥舟付之單騎到家仲淹問純仁見故舊否曰曼卿爲三喪未舉留滯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過語仲淹曰何不以麥舟與之純仁曰已付之矣石守道作慶曆詩仲淹見之拊股謂韓琦曰爲此怪兒輩壞了歐陽修余靖王素蔡襄同爲諫官欲引石介仲淹曰介剛正天下所聞使爲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以必行少拂其意則牽裾折檻叩頭流血無所不爲主上富

春秋無失德。朝廷政事亦自修舉。安用此也。諸公乃止。純仁字堯夫。中進士第。知武進縣。以遠親不赴。父沒始出仕。除著作佐郎。知襄城縣。襄城民不蠶織。純仁勸使植桑。有罪而情輕者。視所植多寡除其罰。後人呼為著作林焉。治平中為殿中侍御史。時議濮王典禮。純仁言陛下受命仁宗而為之子。與前代定策人繼之主異。宜如王珪等議。既而皇太后手書尊王為皇。夫人為后。純仁言陛下以長君臨御。奈何使命出房闈。恐異日為權臣矯託之地。遷陝西轉運副使。召還。神宗問陝西城郭甲兵糧儲如何。對曰。城郭粗全。甲兵粗修。糧儲粗備。神宗愕然。純仁曰。粗者未精之辭。如是足矣。願陛下且

無留意邊功。拜同知諫院。神宗切於求治。多延見疎逖小臣。純仁言小人之言聽之。若可采。行之必有累。蓋知小忘大。貪近昧遠。願加深察。薛向任發運使。行均輸法於六路。純仁言安石以富國彊兵之術。鼓動上心。欲求近功。忘其舊學。異己者為不肖。合意者為賢人。廢棄老成。貶逐正士。夫道遠者理當馴致。事大者不可速成。人材不可急求。積弊不可頓革。儻欲事功亟就。必為儉佞所乘。宜還言者而退安石。答中外之望。不聽。遂求罷諫職。執政使諭之曰。毋輕去。已議除知制誥矣。純仁曰。此言何為至於我哉。純仁所上章疏語多激切。神宗悉不付外。純仁盡錄送中書。安石大怒。乞加重貶。神宗曰。

彼無罪姑與一善地命知河中府徙慶州過闕入對神宗曰卿父在慶著威名卿隨父既久邊事必熟純仁曰臣儒家未嘗學兵先臣守邊時臣尚幼陛下若使臣繕治城壘愛養百姓臣不敢辭若開拓侵壤願別謀帥臣秦中饑擅發常平粟以賑之僚屬請待奏報純仁曰報至無及矣詔遣使按視會秋成民謹曰公實活我安忍累公晝夜爭輸迨使者至已無所負矣邠寧間有叢冢使者遂發冢籍骸上之詔本路監司窮治迺前帥楚建中所封也詔治建中罪純仁言建中守法申請待報故不免有殍死者已坐罪罷去今緣按臣而及建中是一罪而再刑也提舉西京留司御史臺時耆賢多在洛

使名該死

純仁及司馬光相約爲真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洛中以爲勝事哲宗立除給事中時宣仁后垂簾司馬光爲政將盡改熙寧元豐法度純仁謂光去其太甚者可也差役一事尤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爲民病願公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已出謀自已出則諂諛得乘間迎合矣役議或難回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持之益堅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爾若欲媚公以爲容悅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貴哉元祐三年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純仁在位務以寬大開上意忠厚革士風章惇得罪去朝廷以其父老欲畀便郡旣而中止純仁請置往咎而恤其私鄧綰帥淮東言者斥之不巳純仁言

臣嘗爲縮誣奏坐黜今日所陳爲縮已左降不宜錄人之過太深宣仁后因下詔一無所問知漢陽軍吳處厚傳致蔡確車蓋亭詩以爲誹謗上之確竄新州純仁言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誅竄大臣且以重刑除惡如以猛藥治病其過也不能無損焉確旣貶呂大防奏確黨人甚盛不可不治純仁面陳朋黨難辨恐誤及善人復上疏曰朋黨之起蓋因趣向異同同我者謂之正人異我者疑爲邪黨旣惡其異我則逆耳之言難至旣喜其同我則迎合之佞日親以至真僞莫知賢愚倒置國家之患率由此也今蔡確之事不必推治黨人旁及枯葉司諫吳安詩正言劉

安世劾純仁黨確純仁力求罷政出知潁昌府復拜右僕射宣仁后崩哲宗親政羣小力排宣仁太后垂簾時事純仁奏曰太皇太后保佑聖躬功烈誠心幽明共監議者不恤國事一何薄哉以仁宗禁言明肅垂簾時事詔書上之蘇轍殿試策問引漢昭變武帝法度事哲宗震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轍下殿待罪衆不敢仰視純仁從容言武帝雄才大畧史無貶辭轍以比先帝非謗也陛下親事之始進退大臣不當如訶叱奴僕哲宗曰人謂秦皇漢武純仁曰轍所論事與時也非人也哲宗爲之少霽出轍知汝州轍平日與純仁多異至是乃服全臺言蘇軾行呂惠卿告詞訕謗先帝黜知英州

純仁上疏曰熙寧法度皆惠卿附會王安石建議不副先帝本意至垂簾之際始用言者特行貶竄今已八年矣言者多當日御史其時何故畏避不言今却有是言邪哲宗召章惇爲相純仁堅請去出知潁昌府呂大防等竄嶺表會明堂肆赦章惇言此數十人當終身勿徙純仁上疏曰向來章惇呂惠卿等貶謫不出甲居今大防等年老疾病不習水土炎荒非久處之地憂虞不測何以自存臣曾與大防等共事多被排斥陛下之所明知也忤惇意詆爲同罪永州安置時韓維責均州其子訴維執政日與司馬光不合得免行純仁諸子欲以純仁與光議役法不同爲請純仁曰吾用君實薦以至

宰相昔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今日以爲言則不可也徽宗卽位欽聖太后同聽政卽日授純仁光祿卿分司南京遣中使至永賜茶藥諭曰皇帝在藩邸太皇太后在宮中知公言事忠直今虛相位以待純仁乞歸許州養疾病革以宣仁太后誣謗未明爲恨呼諸子口占遺表有云惟宣仁之誣謗未明致保佑之憂勤不顯又云未解疆場之嚴幾空帑藏之積有城必守得地難耕建中靖國改元之旦受家人賀明日熟寐而卒年七十五謚曰忠宣御書碑額曰世濟忠直之碑純仁初罷相程頤責之曰曩者某事相公何爲不言如是數事純仁謝罪他日頤見劄子一篋凡責純仁所不言者皆已

先言之矣。每戒子弟曰：人雖昏愚，責人則明；人雖聰明，恕己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至聖賢地位也。又曰：六經聖人之事也。知一字則行一字，造次顛沛必於是有爲者亦若是。豈不在人邪？弟純粹在關陝，純仁與書曰：大輅與柴車共逐，明珠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鬪力，中國與外邦爭較，非惟不可勝，兼亦不足勝。雖勝亦不武也。元祐改政過於急切，純仁球蔡確所見甚遠。當時若從其言，元祐黨錮之禍不至。若是烈也。子正平爲開封尉，有憾於蔡京。京當國言正平矯撰父遺表及行狀，妄載中使蔡克明二聖虛佇之意。逮正平克明就御史獄，擗楚甚苦。正平欲

京賊可恨  
至此

服。克明曰：舊制凡傳聖語受本於御前，請寶印出注籍於內東門乃行。及命驗實，有御寶及內東門注籍，獄乃解。正平猶羈管象州，家屬死者十餘人。後正平遇赦得歸，潁昌守唐君益表其所居爲忠直坊。取世濟忠直語，正平曰：此揭於墓隧則可。若揭於通途廣陌中，以聳動庸俗，不可也。正平退閑，益工詩。著荀里退居編，以壽終。純仁弟純禮，知陵臺令，兼永安縣、永昭陵建京西轉運使，配木石塼甃及工徒於一路。獨永安不奉令，使者以白陵使韓琦。琦曰：范純禮將必有說。他日廷質之，純禮曰：陵寢皆在邑境，歲時繕治無虛日。今乃與百縣均賦，曷若置此使供常時之用乎？琦是其言。徽宗卽位，擢



尚書右丞純禮奏曰。邇者朝廷命令。莫不是元豐而非元祐。以臣觀之。神宗立法之意。固善。官吏推行。或有失當。以致病民。宣仁垂簾。雖有變更。蓋大臣識見。異同。非有懷邪爲私也。今議論之臣。不得志於當時。挾此藉口。以元豐爲是。而欲進元豐之人。以元祐爲非。而欲斥元祐之士。其心豈恤國事。直欲快私忿。以售其奸。不可不深察也。左司諫江公望論繼述事。當執中道。不可拘一偏。徽宗出其疏。以示純禮。純禮贊之。曰。願陛下以曉中外。使知聖意所嚮。以稍革小人徇利之情。坐黨禁。安置徐州。復左朝議大夫。卒。弟純粹。龍圖閣直學士。以黨禁。鄂州安置。復徽猷閣待制。卒。嘗論賣官之濫。以爲國

法。固許進納取官。然未嘗聽其理選。今西北三路。許納三千二百緡。買齋郎。四千六百緡。買供奉職。竝免試注官。夫天下士大夫。服勤至於垂死。不霑一命。富民猾商。損錢千萬。則可任三子。切爲朝廷惜之。

韓億

韓億。字宗魏。靈壽人。舉進士。除龍圖閣待制。使契丹。章獻外。姻爲副使。妄傳皇太后旨於契丹。諭以南北歡好。傳示子孫之意。億初不知也。契丹主問億曰。皇太后有旨。大使何獨不言。億曰。本朝每遣使。皇太后必以此戒之。非使達於北朝也。契丹主大喜曰。此兩朝生靈之福也。人謂副使失辭。而億更

以爲恩意甚美之、范仲淹言宰相呂夷簡差除不平而陰薦億可用、仲淹旣貶、帝以語億、億曰、仲淹舉臣以公、臣之愚、陛下所知、舉臣以私、則臣委質以來、未嘗交託於人、除叅知政事、每見諸路有攜拾官吏小過者、輒不憚曰、天下太平、聖主之心、雖昆蟲草木、皆欲使之得所、今仕者大則望爲公卿、次亦望爲侍從、二千石、奈何錮之於盛世乎、卒謚忠獻、子綱、水部員外郎、綱子宗彥、兵部員外郎、仁宗春秋高、未有嗣、宗彥上書曰、漢章帝詔諸懷妊者、賜胎養穀人三斗、復其夫勿算一歲、臣考世次、帝八子、長則和帝、質安以下諸帝、皆其係胄、請修胎養之令、人君務蕃毓其民、則天亦昌衍其子孫矣、

弟綜、刑部員外郎、知制誥、爲契丹館伴使、使者欲爲書稱北朝而去、契丹號綜曰、自古未有建國而無號者、使者慚、遂不復言、弟絳、進士甲科、爲開封府推官、有男子冷青、妄稱其母頃在掖庭、得幸有娠而出生、已府以爲狂、流汝州、絳恐惑衆、追責窮治、蓋其母嘗執役宮禁、嫁民冷緒、生一女、乃生青、遂論棄市、擢右正言、仁宗謂絳曰、凡論事不宜沾激、當存朝廷大體、要令可行、毋使朕爲不聽諫者、遷御史中丞、掖庭劉氏通請謁爲姦、絳以告帝、帝遂出之、張茂實掌禁兵、絳言人謂茂實爲先帝子、豈宜典宿衛、神宗立、拜樞密副使、同制置三司條例、王安石每奏事、絳必曰、臣見安石所陳皆至當可用、

史紀 卷一百五十三  
陛下宜恃以爲助、拜叅知政事。夏人犯塞、絳請行邊。安石亦請往。絳曰：「朝廷方賴安石，臣宜行。」乃以爲陝西宣撫使。拜同平章事，開幕府於延安。絳素不習兵事，注措乖方，用知青澗城神譔策，欲取橫山，令諸將聽命於譔，厚賞蕃兵，衆皆怨望。又奪騎兵馬以與之，旣城羅兀，又築撫寧堡，調發騷然已而二城陷，趣諸道兵出援。慶卒遂亂，罷知鄧州。代安石爲相，旣顯處中書事，多稽留，且數與呂惠卿爭論，乃請帝再用安石。安石至，頗與絳異。有劉佐者，坐法免，安石欲拭用，佐絳不可。議帝前，未決，卽再拜求去。帝驚曰：「此小事，何必爾！」對曰：「小事尚不伸，况大事乎！」帝爲逐佐。未幾，出知許州。哲宗立，封康國

公致仕卒。子宗師，有孝行，弗忍去親側，屢辭官不拜。後爲集賢殿修撰。絳從弟維，字持國，知太常禮院。禮官議祫享東向位，維請虛室以待太祖。神宗封穎王，維爲記室。叅軍嘗語及功名，維曰：「聖人功名，因事始見，不可有功名心。」王拱手稱善。同修起居注，侍邇英講。英宗初免喪，簡默不言。維奏曰：「邇英閣者，陛下燕閒之所也。侍於側者，皆獻納論思之臣。陳於前者，非經則史可以博咨訪之義。窮仁義之道，究成敗之原，今禮制已終，臣下傾耳以聽玉音。陛下之言，此其時也。」臣請執筆以候，知通進銀臺司御史呂誨等以濮議得罪。維諫曰：「誨等審議守職，不過欲陛下遵先王之法爾。請令百官詳議，以

盡人情。復誨等職任。以全政體。既而責命不由門下。維言罷黜御史。事關政體。而不使有司與聞紀綱之失。無甚於此。乞解銀臺司。不從。翰林學士范鎮作批答不合。出補郡。維言鎮文字小失。當涵容之。前黜錢公輔。中外以爲大重。連退二近臣。而衆莫知其所謂。自此誰敢盡忠者。神宗卽位。維言百執事各有職位。當責任。若代之行事。最爲失體。天下大事。不可猝爲。人君設施。自有先後。帝嘉納之。考試制舉人。孔文仲對策入等。以切直罷歸。維言文仲一賤士。黜之何損。臣恐賢俊解體。忠良結舌。阿諛苟合者。將窺隙而進。爲禍不細。王安石惡之。維因請去。帝曰。卿東宮舊人。當留輔政。對曰。使臣言得

行。賢於富貴。若攀附舊恩以進。非臣之願也。出知襄州。召爲學士。承旨入對。帝曰。天久不雨。朕日夜焦勞。維曰。陛下憂閔。早災損膳。避殿。此乃舉行故事。恐不足以應天變。當痛自責已。廣求直言。退上疏曰。畿內諸縣青苗錢。督索苛急。民至伐桑爲薪。以易錢貨。早災之際。重罹此苦。若夫動甲兵。危士民。匱財用於荒夷之地。朝廷處之不疑。行之甚銳。至於蠲除租稅。寬減逋負。以救愁苦之民。則遲遲而不肯發。望陛下奮英斷而行之。過於養人。猶愈過於殺人也。上感悟。詔體量市易。免行利病。權罷方田保甲。是日雨。提舉嵩山崇福宮。帝崩。赴臨。宣仁后手詔勞問。維言人情貧則思富。苦則思樂。困則思

息鬱則思通誠能常以利民為本則民富常以憂民為心則民樂賦役非人力所堪者去之則勞困息法禁非人情所便者蠲之則鬱塞通推此而廣之盡誠而行之則子孫觀陛下之德不待教而成矣兼侍讀大學士言先帝以夏國主秉常被廢故興問罪之師今既復位有蕃臣禮宜還其故地因陳兵不可不息地不可不棄又言仁宗選建儲嗣一時忠勳皆被寵祿范鎮首開此議賞獨不及願褒顯其功鎮於是復起用元祐更役法四方書疏多言其便維謂司馬光曰小人議論希意迎合不可不察執政欲廢王安石經義維以當與先儒之說竝行論者服其平拜門下侍郎紹聖中坐元祐黨均

州安置後許歸里卒弟縝登進士第簽書南京判官前此武臣不執親喪縝言三年之服古今通制晉襄衰墨從戎事出一時遂著令聽持服以天章閣待制知秦州秦人語曰寧逢乳虎莫逢玉汝玉汝縝字也哲宗立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首相蔡確為山陵使畢事欲以其屬高遵惠張璪韓宗文為美官宣仁后以訪縝縝曰遵惠太后從父璪中書郎璪之弟宗文臣姪也今擢用非次則是君臣各私其親何以示天下乃止元祐元年御史中丞劉摯諫官孫覺等論縝在先朝奉使割地六百里以遺契丹邊人怨之切骨不可使居相位罷知穎昌府致仕卒子宗武第進士徽宗即位為秘書丞

應有侍字

哲宗將祔廟，詔索省中書畫甚急。宗武言：先帝祔廟，陛下哀慕方深，而丹青之玩取索不已，播之中外，懼損聖德。陛下踐祚如日，初升當講廟典訓，開廣聖學，玩物喪志，古人所戒也。爲淮南轉運判官，罷歸。蔡京欲以知穎州，帝語前事，京不敢復言，遂致仕卒。

包拯

包拯字希仁，合肥人。舉進士，知建昌縣。以親老不就，親亡廬墓終喪。知天長縣，有盜割人牛舌者，主來訴，拯令歸殺而鬻之。有來告私殺牛者，拯曰：何爲割牛舌而又告之？盜驚服，拜監察御史。言國家歲賂契丹，非禦戎之策，宜練兵選將務實

邊備。遷天章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請罷河北屯兵，分之河南、兗、鄆、齊、濮諸近郡，設有警，無後期之憂。或訓練義勇，少給糗糧，屯兵一月之費，足充一歲之用。不報。權知開封府，貴戚宦官爲之斂手，人以其笑比黃河清、童稚婦女亦知包待制。京師爲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權御史中丞，奏曰：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爲憂。陛下持久不決，何也？仁宗曰：卿欲誰立？拯曰：臣乞豫建太子，爲宗廟萬世計也。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也。臣年七十且無子，非邀福者。帝悅曰：徐當議之。張方平爲三司使，拯劾罷之。宋祁代方平，拯又論之。祁罷，拯權三司使。歐陽修言拯所謂牽牛蹊田而奪

之牛拜樞密副使卒諡孝肅拯雖嫉惡而未嘗不推以忠恕  
既貴衣服飲食如布衣時嘗曰子孫仕宦有犯賊者生不得  
入家門死不得葬先域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也子總通判  
潭州卒無子婦崔氏守節不嫁拯嘗出侍婢歸父母家生子  
崔氏使謹視之後取歸名曰緹拯亦未必以爲子

### 吳奎

吳奎字長文濰州人爲大理丞慶曆宿衛之變奎上疏曰今  
衛士之變起於肘腋流傳四方驚駭羣聽聞皇城司官六人  
其五已責逐獨楊懷敏尚留人謂陛下私近幸而屈公法且  
獲賊之際傳令勿殺而左右輒屠之此必其黨欲以滅口不

然何以不奉詔改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彭思永論事詔詰所  
從受奎言御史法許風聞若窮核主名則後誰敢來告以專  
是自塗其耳目也皇祐中頗多災異奎極言曰今冬令反煥  
春候反寒太陽虧明五星失度此天道之不順也自東徂西  
地震爲患大河橫流堆阜或出此地道之不順也邪曲害政  
陰柔蔽明西北二敵求欲無厭此人事之不和也夫帝王之  
美莫大於進賢退不肖今天下皆謂之賢陛下知之而不能  
進天下皆謂之不肖陛下知之而不能退內寵驕恣近習回  
撓陰盛如此寧不致災異乎十數年來下令行事或有名而  
無實或始是而終非或橫議所移或姦謀所破故羣臣百姓

多不甚信謂陛下言之雖切而不能行行之雖銳而不能久臣願謹守前詔堅如金石或敢私撓必加之罪毋為人所測度而取輕於天下神宗初立權叅知政事時召王安石辭不至帝顧輔臣曰安石屢召不至果病耶有所要耶曾公亮曰安石文學器業不敢為欺奎曰臣嘗與安石同領郡牧見其護前自用所為迂濶萬一用之必紊亂綱紀乃命知江寧奎嘗言王道莫大於格天天意無他合人心而已若以至誠率物物莫不以至誠應則和氣之感自然而致今民力困極國用窘乏未可及他事帝王之職在於判正邪使君子常居要近小人不得以害之則自治矣帝曰堯時四凶在朝何也奎

曰四凶雖在不能惑堯之聰明聖人以天下為度未有顯過固宜包容但不可使居要近耳帝然之出知青州卒諡曰文肅奎少時甚貧既貴買田為義莊以賙族黨沒之日家無餘財

趙抃

趙抃字閱道西安人進士及第為武安軍推官人有赦前偽造印更赦而用者吏當以死抃曰赦前不用赦後不造罪不當死讞而生之為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倖京師目為鐵面御史蔡襄吳奎既出守歐陽修賈黯復求郡抃言近日正人端士紛紛引去侍從如修輩又皆求外以不能諂事權要



傷之者衆耳。修黜由是復留。出知虔州。嶺外仕者死多無以歸。抃曰：仕宦之家有不能歸者，皆於我乎出。於是至虔者悉授以舟，并給其道里費。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英宗曰：趙抃爲成都中和之政也。神宗立，召知諫院。帝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爲政簡易，亦稱是乎。擢參知政事。王安石用事，抃上言：安石違衆罔民，順非文過，制置條例，司建使者四十輩，騷動天下，詆天下公論，以爲流俗。近者臺諫侍從，多以言不聽而去。司馬光除樞密，不肯拜。夫事有輕重，體有大小，財利於事爲輕，而民心得失爲重。青苗使者事體爲小，而禁近之臣用舍爲大。今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懼非宗

廟社稷之福也。懇乞去位。知青州。京東旱蝗來及青境，遇風退飛，盡墮水死。以大學士復知成都，召見勞之曰：前此未有自政府往者，能爲朕行乎。對曰：陛下有言，卽法也。奚例之問。致仕卒，謚清獻。抃長厚清修，人不見其喜愠。平生不治貲業，不畜聲妓。日所爲事，夜必衣冠焚香，以告于天。不可告，則不敢爲也。其爲政善，因俗施設，猛寬不同。要之以惠利爲本，晚學道有得，安坐而沒。子旼，元祐中爲御史，疏言：治平以前，大臣不敢援置親黨於要塗，子弟多處莞庫，甚者不使應科舉。與寒士爭進。自王安石柄國，持內舉不避親之說，以子雱列侍從，由是循習爲常。資望淺者，或居事權繁重之地，無出身

者或預文字清切之職。今宜杜絕其源。又言臺諫之臣。或稍遷其位。而陰奪言責。或畧行其言。而出之善地。或兩全並立。苟從講解。或置而不問。外示包容。使忠鯁之士。蒙羞難退。朝廷所宜深察也。傳堯命王巖叟等以事去。峴言。諸人才能學術。爲世推稱。忠言嘉謨。見於已試。宜召還朝。所言皆切時務。歷太僕少卿。卒。初。拊廬母墓三年。及峴執父喪。而甘露降墓木。峴卒。子雲以毀死人。稱其世孝。

唐介

唐介字子方。江陵人。擢第。爲殿中侍御史。張堯佐除宣徽使。介劾宰相文彥博守蜀日。造間金奇錦緣闈侍。通宮掖。以得

執政。今顯用堯佐。益自固結。請罷之。又言諫官吳奎表裏觀望。帝怒。卻其奏。不視。且言將遠竄之。介徐讀畢。曰。臣忠憤所激。鼎鑊不避。何辭於謫。帝召執政示之。曰。介論事是其職。至謂彥博由妃嬪至宰相。此何言也。介責彥博曰。彥博宜自省。卽有之。不可隱。彥博拜謝而已。帝怒甚。梁適叱介使下殿。修起居注。蔡襄救之。貶春州別駕。王舉正以爲太重。詔改英州。而罷彥博。出吳奎。帝慮介或道死。有殺直臣名。命中使護之。召爲殿中侍御史。徙江東轉運使。御史吳中復言。介不宜居外。時彥博再相。奏介所言誠中臣病。願如中復言。復知諫院。帝自至和後。臨朝淵默。介言。君臣如天地。以交泰爲美。願時

延羣下發德音。可否萬幾。以恤天下。治平元年。爲御史中丞。英宗曰。卿在先朝有直聲。故用卿。介曰。自古欲治之主。非求絕世之術。在順人情而已。祖宗遺德餘烈。在人未遠。願覽已成之業。以爲監。則天下蒙福矣。熙寧元年。拜叅知政事。先時宰相省閱文書於待漏舍。同列不得聞。介謂曾公亮曰。身在政府。而文書弗與知。可乎。公亮乃與同視。後遂爲常。帝欲用王安石。公亮因薦之。介言其難。大任。帝曰。文學不可任。耶。吏事不可任。耶。經術不可任。耶。對曰。安石好學而泥古。故論議迂濶。若使爲政。必多所變更。退謂公亮曰。安石果用。天下必困擾。諸公久當知之。中書嘗進除日不決。帝曰。當問王安石。

介曰。陛下以安石可大用。卽用之。豈可使中書政事。決於翰林學士。臣近聞宣諭某事。問安石可卽行之。不可不行。如此。則執政何所用。恐非信任大臣之體也。必以臣爲不才。願先罷免。安石旣執政。言中書處分劄子。皆稱聖旨。不中理者。十八九。宜止。令中書出牒。介曰。昔寇準用劄子。遷馮拯。官不當。拯訴之。太宗曰。前代中書用堂牒。乃權臣作威福。故太祖削去之。今準用劄子。何異堂牒。張洎言。劄子之外。別無公式。太宗曰。大事則降敕。其當用劄子。亦須奏裁。此所以稱聖旨也。如安石言。則是政不自天子出。使輔臣皆忠賢。猶爲擅命。苟非其人。豈不害國。帝以爲然。介數與安石爭論。帝主安

石說介不勝憤疽發背卒諡曰質肅子淑問第進士擢監察御史裏行河北飢流人就食京師官振給之而來者不止淑問曰出粟不繼是誘之失業而就死地也條三策上之為左司諫卒弟議問為司農管當公事使河東還奏事記大綱於笏帝取而視之歷舉以問應析如流帝喜以集賢殿修撰知廣州卒孫恕華陽令以不能奉行茶法忤使者謝病免歸其弟意為南陵令亦以病自免躬耕自養靖康元年御史中丞許翰言恕高行詔起為監察御史意以宰相吳敏薦召對而貧不能行竟飢死山中

二唐之清不愧夷齊

邵亢

邵亢丹陽人為度支判官契丹遣使賀乾元節未至仁宗崩議者謂宜諭之還亢請令奉書至柩前使見嗣君從之知開封府亢遇事敏密吏操辭牘至前皆反覆閱之人或以為勞亢曰決是非於須臾正當爾初雖煩後乃省也籍里間惡年少與吏之廢停者一有所犯皆遷處之畿下鬪訟為之衰止拜樞密副使出知亳州卒從父必充直講遷為唐書編修官必言史出眾手非古人撰述之體辭不就同知太常禮院天子親祠執事者習禮壇下必言周官大宗伯凡王之禱祠肄儀為位鄭康成釋云若今肄司徒府即祠所習之為不敬乃徙於尚書省為西京轉運使始至郡惟一赴宴集行部但一

受酒食之餽以爲數會聚則人情狎多受餽則不能行事非使者體也

馮京

馮京字當世江夏人自鄉舉禮部廷試皆第一時猶未娶張堯佐負宮掖勢欲妻以女擁至其家束之以金帶曰此上意也頃之宮中持酒殺來直出奩具目示之京笑不視力辭出知開封府數月不詣丞相府韓琦語京妻父富弼以京爲傲弼使往見琦京曰韓公爲宰相從官不妄造請乃所以爲公重非傲也安撫陝西請城古渭通吻氏授木征官以斷夏人右臂改御史中丞王安石爲政京論其更張失當進叅知政

事數與安石論辨罷知亳州惠卿告安石罪發其私書有曰勿令齊年知齊年京也與安石同年生帝復召京知樞密院京以疾未至帝中夕呼左右曰適夢馮京入朝甚慰人意乃賜京詔有渴想儀形不忘憂寐之語哲宗卽位知大名府范祖禹言京再執政初與安石不合後爲惠卿所傾其中立不倚之操爲先帝稱挹且昭陵學士獨京一人存若付以樞密必允公論時京已老乃以爲宣徽南院使致仕卒年七十四論曰宋進士自鄉舉至廷試皆第一者纔三人王曾宋庠爲名宰相馮京爲名執政風節相映不愧其科名焉

錢惟演

錢惟演、俶之子也。仁宗卽位，以兵部尚書拜樞密使。故事，樞密使必加檢校官。惟演止，以尚書充使。有司之失也。惟演見丁謂權盛，附之。與爲婚，共逐寇準。及樞密題名，獨刊去。準名曰逆，準削而不書，謂禍旣萌。惟演慮得罪，遂擠謂以自解。宰相馮拯惡其爲人，言惟演以妹妻劉美，乃太后姻家，不可與機政。請出之，罷知河陽。踰年，請入朝，加同平章事。判許州。未行，冀復用。侍御史鞠詠劾之。惟演乃去。惟演抑鬱不得志，及帝耕籍田，求侍祠，因留爲景靈宮使。太后崩，詔還河南。惟演不自安，請莊獻太后莊懿太后竝配真宗廟，以希帝意。惟演旣與劉美親，又爲其子娶郭后妹。至是，又欲與莊懿太后族

文墨二字  
相連亦趣

爲婚。御史中丞范諷劾惟演擅議宗廟，且與后家通婚姻。落平章事，歸本鎮。卒。太常張瓌按謚法敏而好學，曰文貪而敗官。曰墨請謚文墨。其家訴於朝，詔章得象等覆議，以惟演無貪黷狀，而晚節率職自新，有惶懼可憐之意，取謚法追悔前過。曰思，改謚曰思。慶曆間，二太后升祔真宗廟室。子曖訴前議，乃改謚曰文僖。惟演出勲貴，文辭清麗，名與楊億、劉筠相上下。於書無所不讀，喜獎厲後進。嘗語人曰：吾平生不足者，惟不得於黃紙上押字爾。蓋未嘗歷中書也。子晦，東上閣門使。王守忠領留後，移閣門，定朝立燕坐位。晦言：天子大朝會，令宦者齒士大夫坐殿上，必爲外夷所笑。歷霸州防禦使，卒。

弟暄權監鐵副使兩浙轉運使負課當坐暄言浙部仍歲飢故租賦不登籍今使者獲罪必亟斂於民民不堪矣神宗詔釋之惟演從弟易字希白父侖嗣吳越王爲胡進思所廢立其弟俶歸朝羣從悉補官易與兄昆不見錄刻志讀書昆舉進士官秘書監卒易年十七舉進士試崇政殿日未中而就言者惡其輕俊罷之以才藻知名太宗嘗與蘇易簡論唐世文人歎時無李白易簡曰今進士錢易爲詩殆不下白太宗驚喜曰誠然吾當自布衣召置翰林值盜起劍南遂寢易再舉進士就開封府試第二自謂當第一爲有司所屈上言賦題朽索之馭六馬意涉譏諷真宗惡之降第三明年又中

第二人爲光祿寺丞奏疏曰堯於四罪而不言殺彼四者之凶尚惡言殺非仁之至乎古之肉刑者剗椽黥剔皆非死尚以爲虐近代以來斷人手足鈎背烙筋身見白骨而猶視息四體分落方乃絕命以此示人非平世事也今四方長吏競爲殘暴婺州先斷賊手足然後斬之壽州巡檢使磔賊於闌闐之中其旁猶有盜物者使嚴刑可誠衆則秦之天下無叛民矣臣謂非法之刑不可以助治惟陛下除之帝納其言爲翰林學士卒易才學瞻敏數千百言援筆立就善尋尺大書子彥遠明逸皆以賢良方正應詔宋興以來父子兄弟制策登科者錢氏一家而已彥遠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擢

祠部員外郎上疏曰今契丹据山後諸鎮夏人盜靈武銀夏元昊內寇出入五載天下騷然及納款賜命則被邊長吏不復銓擇高冠大裾恥言軍旅一日契丹負恩乘利入塞豈特元昊之比耶湖廣蠻獠劫掠生民調發督歛軍須百出三年于今未聞分寸之效惟陛下念此三方之急講長久之計遷起居舍人知諫院諸路大水彥遠言陰氣過盛在五行傳下有謀上之象請嚴宮省宿衛未幾有挾刃犯諺門者特賜五品服上疏曰農爲國家急務所以順天養財禦水旱制蠻夷之原本也唐開元戶八百九十餘萬而墾田一千四百三十餘萬頃今國家戶七百三十餘萬而墾田一千一十五萬餘

頃其間逃廢之田不下二百餘萬是田疇不闢而遊手者多也勸課其可不興乎本朝轉運使提點刑獄知州通判皆帶勸農之職而徒有虛文無勸導之實宜置勸農司以知州爲長官通判爲佐舉清強幕職州縣官爲判官以墾田頃畝人戶口數屋塘山澤溝洫桑柘著之於籍然後設法勸課除害興利歲終農隙轉運司考校之第其賞罰從之卒官子勰字穆父授流內銓主簿神宗將任以清要官王安石使弟安禮來見許用爲御史勰謝以不能安石知不附已行權鹽鐵判官奉使高麗帝曰高麗好文重士大夫家世所以選卿餽餼非故所有者皆弗納歸次紫燕島王遣二吏追餉金銀器四



予瞻卽其人

十兩勰曰在館時旣辭之矣吏泣曰王有命徒歸則死且  
番已受勰曰左右番各有職汝可死吾不可受竟却之知開  
封府老欲困以事導人訴牒至七百勰隨卽剖決簡不中  
理者緘而識之戒無復來閱月一人又至詰之曰吾固戒汝  
矣其人譎曰無有勰曰汝非前訴云云者乎取示之信然上  
下皆驚宗室貴戚爲之斂手進戶部尚書復知開封蘇軾乘  
其据案時遺之詩勰操筆立就以報軾曰電掃庭訟響答詩  
筒近所未見也哲宗泄政翰林缺學士章惇三薦林希帝不  
允以命勰嘗行惇謫詞固辭帝曰豈非以行詞鞅鞅非少  
主之臣碌碌無大臣之節爲嫌乎朕固知之毋庸避也嘗侍

到庭不出  
尋手

經幄帝語之曰臺臣論徐邸事辭及鄭雍小人離間骨肉如  
此若雍有奏當付卿以溫詔慰安之旣而雍章至勰答詔云  
弗容羣小規欲動搖朕察其厚誣力加明辨夫何異趣乃爾  
乞身帝善之惇極力排詆諷全臺攻之罷知池州卒明逸繇  
策制科擢右正言劾范仲淹富弼更張綱紀紛擾國經凡所  
推薦多挾朋黨乞早罷免使姦詐不敢效尤忠實得以自立  
疏奏二人皆罷杜衍亦免相蓋希章得象陳執中意也知開  
封府妄人冷青自稱皇子捕至府明逸方正坐青叱曰明逸  
安得起明逸爲起罷知蔡州復爲翰林學士御史論其傾  
險儉薄附賈昌朝夏竦以陷正人出知永興軍卒景謏維演

從子也。中進士第。王安石薦之。又推譽於公卿間。自是執弟子禮。親喪居許。聞安石得政。因事來京師。謁之。方盛夏。安石與僧智緣。於第一最親者。袒坐其側。命景謏褫服脫帽。未及它語。問曰。青苗助役如何。景謏曰。利少害多。異日必爲民患。又問孰爲可用之人。曰。居喪不交人事。知人尤難事也。遂辭出。後調官。復來見安石。已作相。先使弟安國見之。安國亦相善。謂之曰。相君欲以館閣相處。而任君以事。景謏曰。百事皆可爲。所不知者。新法耳。及見安石。安石欲令治峽路役書。且委以戎瀘蠻事。景謏曰。峽路民情。僕固不能知。戎瀘用兵。繫朝廷舉動。生靈休戚。願擇知兵愛人者。安石大怒。坐客數

十人皆爲之懼。退就舍。賞之與詆之者。參半。景謏笑曰。自古以來。好利者衆。而顧義者寡。故天下萬事。皆由人而不由己。苟爲利所動。而由於人。則盜亦可爲也。吾豈爲之哉。遂與安石絕。官朝請郎。卒。卽俶諸孫也。爲睦州推官。部使者有獄在衢。使往鞫之。啖以薦剡。卽曰。吾寧老冗選中。豈忍以數十人之命。易一薦乎。卒平反之。爲陝西轉運判官。徽宗召問曰。靈武可取乎。對曰。夏人去來飄忽。不能持久。是其所短。然其民皆兵。居不糜飲食。動不勤轉餉。願敕邊臣。先爲不可勝。以待其釁。庶可得志。帝曰。大砦泉可取否。對曰。是所謂澣海也。臣聞其地皆鳥鹵。無水泉。或以飲馬。口鼻皆裂。縱得之。無所用。

史綱 卷二百五十三  
知慶州、築安邊城、歸德堡、包地萬頃、縱耕其中、歲得粟數十萬、致仕卒。

張方平

張方平字安道、南京人、穎悟絕倫、家貧無書、從人假三史、旬日即歸之、曰吾已得其詳矣、凡書一閱不再讀、宋綬、蔡齊以爲天下奇才、舉茂材異等、及賢良方正、遷著作佐郎、趙元昊叛、方平言元昊入寇、當自延渭、巢穴之守必虛、宜屯兵河東、卷甲而趨之、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召試館職、仁宗曰是非兩策、制科者乎、何試也、命直集賢院、遷知諫院、夏人寇邊、方平乞合樞密之職于中書、以通謀議、帝然之、遂

以宰相兼樞密使、元昊既臣而與契丹有隙、請絕其使、方平曰得新附之小羌、失久和之強敵、非計也、宜賜元昊詔、使之審處、嫌隙朝除、封冊幕下、如此則於西北兩得矣、從之、拜御史中丞、衛卒夜變、帝稱張貴妃扈翼功、夏竦言當尊異之、方平曰漢馮婕妤仔身當猛獸、不聞有所尊異、且皇后在而尊貴妃可乎、出知益州、未至、訛言儂智高在南、詔將入寇、攝守調兵、築城日夜不得息、詔發陝西步騎往戍蜀、趣方平許以便、宜從事、方平曰此妄也、道遇戍卒皆遣歸、既至、二役盡罷、適上元、張燈、城門三夕不閉、得邛部譯人造此語者、梟首境上、流其餘黨、蜀人遂安、以三司使召、言國家都陳留、當四通五

達之道。非若雍洛有山川足恃。特倚重兵立國耳。兵恃食。食恃漕運。以汴爲主。天聖已前。歲調民浚之。其後淺妄者。爭以裁減役費爲功。汴日以塞。是利尺寸而喪丘山也。乃上十四策。富弼讀其奏。漏盡十刻。帝稱善。弼曰。此國計大本。非常奏也。悉如其說行之。以工部尚書帥秦州。謀告夏人。將壓境。方平料簡士馬。聲言出塞。已而寇不至。言者論其輕舉。曾公亮曰。兵不出塞。何名輕舉。寇之不至。有備故也。倘罪之。邊臣將不敢爲先事之備矣。英宗立。遷學士承旨。帝不豫。召至福寧殿。帝馮几顧命而言。不可辨。方平進筆請書。乃書云。明日降詔立皇太子。方平抗聲曰。必賴王也。嫡長而賢。請書其名。帝

力疾書之。乃退。草制。神宗卽位。拜叅知政事。司馬光解中丞。曾公亮議用王安石。方平以爲不可。遭父憂。服闋。爲宣徽北院使。帝問祖宗禦戎之要。對曰。太祖不勤遠畧。如靈夏河西。因其酋豪。許之世襲。環州董遵誨。西山郭進。關南李漢超。皆優其祿賜。寬其文法。諸將財力豐而威令行。間謀精審。吏士用命。故能以十五萬人而獲百萬之用。及太宗謀取燕薊。又內徙李彝興。馮暉。於是朝廷始旰食矣。真宗澶淵之盟。至今人不識兵革。三朝之事如此。近歲疆場之臣。乃欲試天下於一擲。事成微利。不成詒患。不可聽也。帝曰。慶曆以來。卿知之乎。元昊初。臣何以待之。對曰。臣時爲學士。誓詔封冊。皆出臣

史續 卷一百一十三  
手帝曰卿時已爲學士可謂舊德矣契丹使蕭禧來議疆事臨當辭臥驛中不起方平曰但令主者日致饋勿問使邊郡檄其國可也禧遂行故事歲賜契丹金繒服召二府觀閱方平以宣檄使與召衆謂天子修貢爲辱方平曰陛下謂宋與契丹凡幾戰勝負幾何兩府八人皆莫知也方平曰宋與契丹大小八十一戰惟張齊賢太原之戰才一勝耳陛下視和與戰孰便上然之判應天府新法鬻河渡坊場并及宋闕伯微子廟方平言宋王業所基闕伯封於商丘以主大火微子爲始封之君是二祠者亦不得免乎帝震怒批牘尾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不鬻以太子少師致仕卒

年八十五遺令毋請謚尚書右丞蘇轍爲請謚曰文定宣弼自毫移汝見方平曰人固難知指王安石也方平曰方平頃知皇祐貢舉或稱其文學辟以考校旣入院凡院中之事皆欲紛更方平惡其人檄使出自是未嘗與語也方平嘗曰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國朝自真宗以前朝廷尊嚴天下私說不行好奇喜事之人不敢搖撼朝廷天下之士知爲詩賦以取科第不知其他諺曰水到魚行旣已官之不患其不知政也昔之名宰相皆以此術馭天下仁宗初年王沂公呂申公爲政猶持此論自設六科以來士之翹秀者皆爭論國政之長短漸爲奇論以撼朝廷朝廷往往爲之動搖其始也范諷孔

道輔范仲淹以才能爲之稱首其後晏元獻爲政富鄭公入  
叅政多置諫官以廣上聰用歐陽修余靖蔡襄孫沔等爲之  
而晏公深爲之助諫官之勢自此日橫鄭公復傾身下士以  
求譽相師成風上以謙虛爲賢下以傲誕爲高於是私說遂  
勝而朝廷輕矣

### 王拱辰

王拱辰開封人舉進士第一爲翰林學士契丹使劉六符來  
求關南十縣斥太宗伐燕爲無名舉朝莫知所答拱辰曰王  
師征河東契丹旣通使而寇石嶺關以援賊太宗遂回軍伐  
之豈謂無名乃作報書曰旣交石嶺之鋒遂起衡門之役契

丹得報遂繼好如初仁宗謂輔臣曰非拱辰深練故實殆難  
答也拜御史中丞夏竦除樞密使拱辰言竦經畧西師無功  
而歸今置諸二府何以厲世帝未答遽起拱辰前引裾乃納  
其說竦遂罷又言滕宗諒在慶州所爲不度宜施重責未聽  
求自貶乃徙宗諒岳州敕拱辰赴臺入見帝曰言事官第自  
舉職勿以朝廷未行而輕去以沽名自今有當言者宜力陳  
毋避蘇舜欽會賓客王益柔醉作傲歌拱辰風魚周詢劾之  
同席者俱逐時杜衍范仲淹爲政多所更張拱辰之黨不便  
益柔仲淹所薦舜欽衍壻也故以此傾之由是爲公議所薄  
歷吏部尚書加檢校太師卒

張昇

張昇字杲卿，韓城人。舉進士，爲知雜御史，論事不擇言。斥張貴妃爲一婦人，謂內侍楊懷敏得志將不減劉季述。仁宗不擇以語陳升之，升之曰：言不激切，則聖意不可回。此忠臣也。乃解拜御史中丞。帝見昇指切時事，無所避，謂曰：卿孤立，乃能如是。對曰：臣仰託聖主，是爲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望者多，而盡心謀國者少。竊以爲陛下乃孤立。爾帝爲感動。契丹主宗真遣使齎其畫像來求帝畫像，未報而死。子洪基立，復以請詔昇報聘，使更致新主像。契丹欲先得之，昇曰：昔文成以弟爲兄，故尚先致敬。況今爲伯父哉。遂復以洪基像來。

遷叅知政事，樞密使。英宗立，請老。帝曰：卿勤勞王家，詎可遽去。命五日一至院。進見無舞蹈。司馬光言：近歲以來，大臣年高者皆不自安其位，言事者又從而攻之，使其人無可取。雖少壯何爲。果有益於時，雖老何傷。昇爲人忠謹清直，不可干以私。若使居其位於事，未有曠廢也。昇請不已，拜太子太師。致仕卒。年八十六。謚曰康節。

趙槩

趙槩字叔平，虞城人。中進士第，知制誥。蘇舜欽等以羣飲逐，槩言預會者皆館閣名士，舉而棄之，失士大夫望，不可擢樞密使。叅知政事，以太子少師致仕。退居十五年，集古今諫爭

事爲諫林百二十卷上之神宗賜詔曰請老而去者類以聲  
問不至朝廷爲高唯卿有志愛君雖退處山林未嘗一日忘  
也當置于坐右時用省閱卒年八十諡曰康靖槩秉心和平  
與人無怨怒雖如不能言然陰以利物者不少議者以比劉  
寬婁師德歐陽修遇槩素薄及修有獄槩獨抗章言修爲仇  
家所中傷不可以天下法爲人報怨修服其長者爲鄆州時  
吏按前守馮浩侵公使錢三十萬槩知其貧代以已奉其所  
爲類此

胡宿

胡宿字武平晉陵人登第爲揚子尉縣大水民被溺令不能

救宿率公私船活數千人知湖州前守滕宗諒大興學校費  
錢數十萬宗諒去僚吏皆疑以爲欺不肯書歷宿曰君輩佐  
滕公久矣苟有過盍不早正乃陰拱以觀俟其去而非之豈  
昔人分謗之意乎坐者大慙遷翰林學士充國公主下降將  
行冊禮宿曰陛下昔封兩長主未嘗冊命今施之愛女殆非  
漢明帝所謂我子豈得與先帝子等之義也拜樞密副使雄  
州趙滋顓治界河事宿言憂患之來多藏於隱微而生於所  
忽自滋守邊北人捕魚伐葦一切禁絕由此常與鬪爭南北  
通好六十載內外無患近年邊遽來上不過侵誣尺寸此城  
砦之吏移文足以辨詰何至於興甲兵哉今搢紳中有恥燕



薊外屬者、天時人事未至而妄意難成之福、願守兩朝法度、以惠養元元、天下幸甚、以太子少師致仕卒、諡曰文恭、宿內剛外和、與人言必思而後對、臨事重慎、不輒發、發亦不可回、居母喪三年、不至私室、篤行自厲、雖貴達、常如布衣時、在審官制院、擇詳議官、有在選中者、嘗以水災負課、同列謂小累不足、白宿竟白之、而薦其才足用、仁宗從之、同列曰、公固欲白、倘緣是不用、奈何、宿曰、彼之得否、不過一詳議官、宿平生以誠事主、忍有毫髮欺乎、故為之開陳、聽上自擇耳、少與一僧善、僧有秘術、能化瓦石為黃金、且死、將以授宿、使葬之、宿曰、後事當盡力、他非吾所冀也、僧歎曰、子之志、未可量也、從

子宗愈舉進士甲科、同知諫院、王安石用李定為御史、宗愈言、御史當用學士及丞、雜論薦、又須官博士、員外郎、今定以幕職、不因薦得之、一出執政意、即大臣不法、誰復言之、時更定役法、衙校募不足者、聽差入等戶、宗愈言、法貴均、一若持兩端、則於文有害、是乃差法、非募法也、遷吏部尚書卒

史籍卷一百五十四

宋史三十七

列傳

歐陽修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四歲而孤，母鄭氏教之學。家貧，以荻畫地學書，舉進士，試南宮第一，擢甲科。調西京推官。宋興且百年，而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習，因陋守舊，論卑氣弱。蘇舜欽、柳開、穆修輩咸有意張之，而力不足。修得韓愈遺藁於廢書簾中，讀而心慕焉，苦志探賸，至忘寢食，遂以文名冠天下。爲館閣校勘，范仲淹以言事貶，在廷多論救，司諫高若訥獨

以爲當黜。修貽書責之，謂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若訥上其書，貶夷陵令。及仲淹使陝西，辟修掌書記。修笑曰：吾重范公，豈以爲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遷知諫院。仲淹之貶，饒州修與尹洙、余靖皆以訟仲淹見逐。當時目爲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修乃爲朋黨論以進。其畧曰：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小人所好者利祿，所貪者財貨。當共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反相賊害，雖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曰：小人無朋。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

主，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故曰：惟君子則有朋。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可謂無朋矣。而紂用以亡。武王有臣三千，惟一心，可謂大朋矣。而周用以興。蓋君子之朋，雖多而不厭也。故爲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修論事切直，人視之如讎。帝獨知其忠，一日奏事罷，顧侍臣曰：歐陽修何處得來？時杜衍等以黨議罷去。修上疏曰：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人讒害忠賢，欲廣陷良善，必指爲朋黨。欲動搖大臣，必誣以顛權。其故何也？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無過可指。惟以爲黨，則可一

時盡逐，至如大臣被主知而蒙信任，難以他事動搖，唯有顯權是上之所惡，必誣以此，方可傾之。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四人一旦罷去，使羣邪相賀於內，四夸相賀於外，臣爲朝廷惜之。於是邪黨益忌修，知滁州母憂服除，召判流內銓，在外十二年矣。入見，鬚髮盡白，上惻然，小人忌修復，用詐爲修奏，乞澄汰宦官，內臣怒，共譖修，吳充白之上，悟，遷翰林學士，俾修唐書，上臨御久，遍閱羣臣，未有大稱上意者，因思富韓之賢，復召寘二府，慶曆舊臣，惟二人與修在。嘉祐二年，知貢舉，時士子爲文，以詭異相高，文體大壞，修所取，率詞義古質者。凡險怪知名之士，一切不錄。榜

出，囂薄被黜者，聚譟修馬前，街邏不能制，然文章從是變矣。代包拯知開封府，拯威嚴而修簡易，有以拯爲言者，修曰：「凡人材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耳。」唐書成，拜翰林侍讀學士，修上疏曰：「陛下臨御三紀，而儲宮未建，昔漢文帝初立，以羣臣之言，卽立太子，而享國長久，爲漢太宗。唐明宗惡人言儲嗣事，不肯早定，致秦王之亂，宗社遂覆，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拜參知政事，修與韓琦同心輔政，英宗議追崇漢王典禮，議者謂當稱皇伯，改封大國，修引喪服記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期，降三年爲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

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追封大國，則禮無加爵之義，故中書之議，不與衆同。后出手書，許帝稱親，尊王爲皇，三夫人爲后，御史呂誨等詆修，皆被逐，惟蔣之奇之說合修意，修薦爲御史，衆目爲姦邪之奇，思自解，遂以不根之事劾脩，神宗詰之，奇所從來，辭窮坐黜，修亦出知亳州，熙寧四年，以太子少師致仕，修昔守潁上，樂其土風，遂卜居潁，其在滁也，作亭瑯琊山，以醉翁自名，嘗曰：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嘗置酒一壺，老於其間，是爲六一，又自號六一居士焉。卒年六十六，太常初謚曰文，常秩曰脩，有定策之功，宜加以忠，乃謚文忠，脩貶夷陵時，無以自遣，因

取舊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歎曰：小邑如此，天下可知，或問公所行寬簡而政事治何也？曰：以縱爲寬，以畧爲簡，則政事不理，而民受其弊，吾所謂寬者，不爲苛刻簡者，不爲繁碎耳。修嘗言治民如治病，有一等醫人，僕馬鮮明，進退中度，案醫書述病證，口辨如傾，而病者服藥不效，一貧醫無僕馬，舉止生疎，不能應對，然病兒服藥卽效，治民之吏猶是也，但民稱便，卽爲良吏矣。修前後歷七郡守，吏民安之，故其言親切如此。修自撰五代史，詔撰唐書，修專紀志而已，列傳則宋祁之筆，朝廷以書出兩手，體裁不一，詔修刊詳，列傳修曰：宋公於我爲前輩，且人所見不同，豈能悉如已意，及

脩正相  
一時亦刊  
詳不

書成奏御，舊制修書，只列書局中官高者一人姓名，云某等奉勅撰修官高宜書名，修曰：宋公於列傳用功深，為日久，豈可擯也？於是紀志書修姓名，列傳書祁姓名，修幼失父，其母謂之曰：汝父為法吏，夜秉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曰：死獄也，我求其生而不得，爾夫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常求其生，猶失之死，况可求其死乎？修終身服之，為文天才自然，豐約中度，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獨異，眾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師尊之，獎引後進，惟恐不及。所賞識如曾鞏、王安石、蘇洵、洵子軾、轍，皆為聞人，篤於朋友，生則扶掖之，死則調護其家，子棐代修草

遺表，神宗讀而愛之，意修自作也。

### 劉敞

劉敞字原父，新喻人。舉進士，廷試第一。直集賢院，判考功。夏竦卒，賜謚文正。敞言謚者有司之事，竦行不應法，今百司各得守其職，而陛下侵臣官，疏三上，改謚文莊。議定大樂，使中貴人參其事，敞言王事莫重於禮樂，今儒臣滿朝，辨論有餘，而使若趙談者參之，臣懼為袁盎笑也。秦州與羌人爭古渭地，仁宗問敞棄守孰便，敞曰：若新城可以蔽秦州，長無羌人之虞，傾國守焉可也。或地形險利，賊乘之以擾我邊鄙，傾國爭焉可也。今何所重輕，而殫財困民，損士卒之命，以規小利。

使曲在中國非計也。議者多不同。秦州自是多事矣。吳充以典禮得罪。馮京救之。亦罷。敞極論之。帝曰：充能官。京亦無它。中書惡其太直耳。敞曰：陛下寬仁納諫。而中書乃排逐言者。是蔽君之明。止君之善也。擢知制誥。奉使契丹。習知山川道徑。契丹導之行。自古北口。至柳河。回屈殆千里。欲夸示險遠。敞質譯人曰：自松亭趨柳河。甚徑且易。不數日可抵中京。何故道此譯相顧駭愧。口實然。但通好以來。置驛如是。不敢變也。知鄆州。前守政不治。市邑攘。敞公行。敞決獄。訟明賞罰。境內肅然。客行壽張道中。遺一囊錢。人莫敢取。以告里長。里長爲守視。客還取得之。又有暮遺物市中者。旦往訪之。故在先。

是久旱地多蝗。敞至而雨。蝗出境。召糾察在京刑獄。嘉祐祿享。羣臣上尊號。敞上疏曰：陛下不受徽號。且二十年。今復加數字。不足盡聖德。而前美並棄。誠可惜也。今歲頗有災異。正當寅畏天命。深自抑損。豈可以虛名爲累。帝覽奏。顧侍臣曰：我意本謂當爾。遂不受。卒年五十。敞嘗曰：歲星往來虛危間。色甚明盛。當有興於齊者。已而英宗以齊州防禦使入承大統。敞得先秦爨鼎數十。銘識奇奧。皆能讀之。敞甚珍惜。曰：我死子孫以此蒸嘗我。爲文敏瞻。掌外制時。將下直。會追封王。至九人。立馬却坐。頃之。九制成。弟敞字貢父。與敞同登科。同知太常禮院。時更學校貢舉法。敞曰：本朝選士之制行之百

爨鼎乃商  
周物何云  
先秦

年將相各卿皆由此出而以爲未嘗得人，不亦誣哉！願毋輕議改法。夫士修於家，足以成德，亦何待學官程課督趣之哉？王安石在經筵，乞講者坐，放曰：「侍臣講論於前，不可安坐，避席立語，乃古今常禮。君使之坐，所以示人主尊德樂道也。若不命而請，則非矣。」禮官同其議，知曹州曹爲盜區，重法不能止，敞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治尚寬平，盜亦衰息。拜中書舍人，卒年六十七。敞子奉世，字仲馮，爲僉書樞密院事，哲宗用二內侍爲押班，中書舍人呂希純封還之，帝謂有近例。奉世曰：「率先旣失，尚可爲例乎？」帝乃止。御史中丞邢恕劾奉世附呂大防、蘇轍，貶隰州團練副使。奉世常云：「事君行己，內省不愧怍而已，得喪常理也。譬如寒暑加人，雖善攝生者不能無病，正須安以處之。」

### 曾鞏

曾鞏，字子固，南豐人。歐陽脩見其文，奇之，中進士第，調太平州司法參軍。太守張伯玉，前輩人也。歐陽修、王安石諸名士，稱鞏於伯玉。伯玉間語之曰：「吾方作六經閣，子其爲之記。」鞏數脫藁，竟不當意。乃曰：「夫六經閣者，諸子百家皆在焉，不云尊經也。鞏乃服通判越州，歲饑，常平不足贍，而田野之民不能皆至城邑。鞏諭告屬縣，諷富人自實粟，總十五萬石，視常平價稍增，以予民，民得從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餘。知齊



州州多盜，鞏屬民爲保伍，使譏察其出入，有盜則鳴鼓相援，每發輒得盜，有葛友者，名在捕中，一日自出首，鞏飲食冠裳之假，以騎從，鞏所購金帛隨之，夸徇四境，盜聞多出自首，鞏外視章顯，實欲携貳其徒，使之不能復合也。自是外戶不閉，判三班院，上疏議經費，帝曰：鞏以節用爲理財之要，世之言理財者，未有及此。卒年六十五，鞏爲文本原六經，斟酌於司馬遷、韓愈，一時工作文詞者，鮮能過也。少與王安石游，安石聲譽未振，鞏道之於歐陽修，及安石得志，遂與之異。神宗嘗問安石何如人，對曰：文學行義，不減揚雄，以吝故不及。帝曰：安石輕富貴，何吝也？曰：勇於有爲，而吝於改過也。帝然之。呂

公著嘗告神宗，以鞏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以是不大用。云弟肇，字子開，舉進士，爲中書舍人，諫議大夫。王覲論胡宗愈出守潤州，肇言：陛下寄腹心於大臣，寄耳目於臺諫，二者相須，闕一不可。今覲論執政而去之，是愛腹心而塗耳目也。太皇受冊，詔遵章獻故事，御文德殿。肇言：天聖初，兩制議受冊崇政殿，仁宗改焉，此蓋一時之制。今帝述仁宗故事，以極崇奉之孝，臣竊謂太皇當特下詔，揚帝孝敬之誠，而固執謙德，從兩制崇政之議，則帝之孝愈顯，太皇之德愈尊矣。從之。四年，早有司猶議春宴，肇同彭汝礪上疏曰：天菑方作，正君臣側身畏懼之時，乃相與飲食燕樂，恐無以消復天變。

有旨罷宴出知徐州帝親政肇入對言人主以得人為立政之奉宜選忠信端良之士以參謀議備顧問與夫深處法官親近誓御其損益相去千萬矣貴近惡其言出知瀛州徽宗即位召為中書舍人日食四月朔詔求言肇草詔具述帝旨投匭者如織章惇惡之論者謂元祐紹聖均為有失帝命肇作詔諭天下肇言陛下思建皇極以消弭朋黨須先分別君子小人兄布拜相肇適當制國朝學士弟草兄制唯韓維與肇衣冠榮之建中靖國元年日又當食四月肇言比歲日食正陽災咎章著陛下簡儉清淨之化或衰於前聲色服玩之好或萌於心忠邪賢否或有未辨賞慶刑威或有未當左右

布入奸臣  
不與兄  
弟與然  
布與蔡京  
怨尚可  
小減

壅蔽小口以冤抑宜反覆循省痛自克責以塞天變言發涕下帝悚然自熙寧以來四十年大臣更迭用事邪正相軋黨論屢起肇身處其間議數不合兄布與韓忠彥並相布思傾忠彥時肇知和州與布書曰兄方得君當引善人翊正道以杜惇卞復起之萌而數月以來端人吉士繼跡去朝所用侍從臺諫皆前日事惇卞者一旦勢異今日必首引之以為固位之計思之可為慟哭比來主意已移小人道長進則論元祐人於帝前退則排元祐人於當路惇卞縱未至一蔡京足以兼二人可不為深慮哉布不能從未幾京得政布與肇俱不免肇安置汀州卒年六十一紹興初謚日文昭

蔡襄

蔡襄字君謨，莆遊人，舉進士，直史館，兼脩起居注，開寶浮圖災，下有舊瘞佛舍利，詔取以入宮，人多灼臂落髮者，議復營之，襄諫曰：「非理之福不可邀，陛下當修人事，奈何專信佛法，或以舍利有光，推爲神異，彼其所居尚不能護，何有於威靈，天之降災以示儆戒，顧大興工役，是將以人力勝天意也。」夏竦罷，韓琦、范仲淹在位，襄言：「陛下罷竦而用琦、仲淹，士大夫賀於朝，庶民歌於路，夫退一邪，進一賢，豈遂能關天下之輕重，然一邪退則其類退，一賢進則其類進，衆邪並退，衆賢並進，天下有不安者乎？」帝親書「君謨」兩字賜之，知泉州，距州二

十里，萬安渡，絕海而濟，往來畏其險，襄立石爲梁，長三百六十丈，種蠟於礎，以爲固，至今賴焉。拜端明殿學士，知杭州，卒，謚忠惠。襄工書，爲當時第一。仁宗酷愛之，令書溫成后父碑，曰：「此待詔職耳，不奉詔，嘗於會靈園宴射，坐客激矢傷人，乃以誣襄。」他日帝問之，再拜謝，終不自辨。

呂溱

呂溱，揚州人，直集賢院，修起居注。儂智高寇嶺南，詔奏即母得輒報，溱言：「一方有警，使諸道聞之，共得爲備，今欲人不知，此何意也？」爲翰林學士，疏論宰相陳執中姦邪，仁宗還其疏，溱曰：「以口舌論人，是陰中大臣也。」願出以示執中，執中去，溱

亦知徐州改樞密直學士卒年五十五帝悼念之詔中書曰  
溱立朝最孤有事君之節絕跡權貴故中廢十餘年方擢領  
要劇而奄忽淪亡家貧子幼必至狼狽宜給賻庀葬以厲臣  
工溱自貴重在杭州接賓客不過數語時目爲七字舍人云

余靖

余靖曲江人范仲淹論呂夷簡貶饒州靖言仲淹以刺譏大  
臣加譴謫倘其言未合聖慮在陛下聽與不聽耳安可以爲  
罪乎汲黯在廷以平津爲多詐張昭論將以魯肅爲粗疎漢  
皇吳主兩無猜嫌陛下自親政以來屢逐言事者恐鉗天下  
之口疏入謫監筠州酒稅召爲右正言太常博士王翼西京

治獄還賜五品服靖曰治獄而錫服外人必謂翼深文重法  
希陛下意以取寵所損非細事也前工部郎中呂覺以治獄  
賜對祈易章綬陛下諭之曰朕不欲因鞫囚與人恩澤臣嘗  
書之起居注陛下前日諭覺是則今日賜翼非矣是非與奪  
貴乎一體小人望風希進無所不至幸陛下每於事端抑其  
奔競元昊請和議增歲賜靖言景德中契丹舉國興師直抵  
澶淵先帝止捐金縑三十萬與之今元昊戰雖勝由將帥輕  
敵之故數年選將練兵方知守戰之備而銳意解仇所予至  
二十六萬且戎事有機國力有限失之於始雖悔何追夫以  
景德之患近在封域之內而歲賜如彼今日之警遠在邊鄙

之外而歲賜如此契丹聞之寧不生心無厭之求自此始矣移西備北爲禍更深和與不和皆有後患不必曲意俯徇以貽國羞儂智高反詔靖經制廣南西路靖迫鈐轄陳曙出戰敗走朝廷遣狄青討賊青至按軍法斬曙於坐靖瞿然起拜及青班師靖遣人入特磨道擒智高母及子弟送之闕下遷工部尚書靖嘗夢神人告以死於秦亭故靖常畏西行後卒於江南秦淮亭

### 彭思永

彭思永廬陵人第進士爲侍御史仁宗祀明堂有傳百姓皆進秩時張堯佐覲執政王守忠求旄節思永率同列言之皆

曰俟命出未晚也思永曰命一出不可止矣遂獨抗疏曰陛下單此謬恩豈爲天下孤寒哉不過爲堯佐守忠取悅衆人耳外戚秉政宦侍用權非社稷之福也帝怒解臺職治平中召爲御史中丞濮王有稱親之議思永上疏曰濮王主陛下而仁宗以陛下爲嗣是仁宗爲皇考而濮王於屬爲伯此天地大義生人大倫不可得而變也陛下爲仁廟子曰考曰親乃仁廟也若更施於濮王是有二親矣使王與諸父等夷無有差別則於大孝之心亦爲難安臣以爲當尊爲濮國大王祭告之辭則曰姪嗣皇帝書名昭告于皇伯父在王則極尊崇之道而於仁廟亦無所嫌矣此萬世之法也疏入英宗感

其切至欲施行而中書不可以戶部侍郎致仕卒思永爲見時旦起就學得金釵於門外默坐其處亡釵者至遂付之其人欲謝以錢思永笑曰使我欲錢不還釵矣就舉時持數釧爲資同舉者玩之或墜其一於袖間衆爲求索思永曰數止此耳客去舉手釧墜于地衆服其量

### 陳襄

陳襄侯官人攝浦城縣事民有失物者賊曹捕偷兒數輩至襄曰某廟鐘能辨盜犯者捫之輒有聲乃率同列詣鐘所祭禱陰塗以墨而以帷蔽之命群盜捫鐘既出獨一人手無所汚乃爲盜者畏鐘有聲故不敢觸遂服罪

偶然耳若爲盜者亦把之豈不老大無趣

### 孫洙

孫洙廣陵人知制誥先是百官遷叙用一定之詞洙建言群臣進秩事理各異或一門之內數人拜恩而同用一詞苟從簡便非所以暢王言重命令也詔自今各撰定

### 豐稷

豐稷字相之鄞人使高麗海中大風檣折舟幾覆衆惶擾莫知所爲稷神色自若神宗召問卿在海中遭風波何以不畏對曰巨浸連天風濤固其常耳憑仗威靈尚何畏帝悅擢監察御史哲宗親政召內侍居外者數人稷言陛下初親萬機

未聞登進忠良而首召近幸恐上累大德出知潁州徽宗立除御史中丞入對與蔡京遇京曰天子自外服公中執法必有高論稷正色答曰行自知之即日論京姦狀未能退之稷語陳師錫等曰京在朝吾屬何面目居此攻之不已京遂去時宦官漸盛稷懷唐書仇士良傳於帝前讀數行帝曰已諭稷為若不聞者讀畢乃止哲宗升祔議功臣配享稷以為當用司馬光呂公著或謂二人嘗得罪不可用稷曰止論其有功於時爾如唐五王亦嘗得罪於中宗何嫌於配享又言陛下以建中靖國紀元臣謂尊賢納諫舍已從人是謂建中不作奇巧亂政毋使近習招權是謂靖國以副體元謹始之

能去蔡京  
真中丞也

妙

義蔡京得政安置台州卒年七十五

呂誨

呂誨字獻可端之孫也進士登第為殿山侍御史時廷臣好攻訐誨言臺諫官許風聞言事蓋欲廣采納以補闕政苟非職分是為侵官今乃詆斥平生暴揚曖昧刻薄之習浸以成風請下詔懲革內臣王昭明等為陝西四路鈐轄誨言自唐以來舉兵不利未有不自監軍者今走馬承受官品至卑一路已不勝其害况鈐轄乎卒罷之著作佐郎章舜光言岐王顥宜居外邸皇太后怒帝令治其離間之罪王安石謂無罪誨劾安石曰大姦似忠大佞似信陛下悅其才辨而委任之

好惡

罔上欺下、文言飾非、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如久居廟堂、必無安靜之理。辟光之謀、本安石所導。辟光揚言、朝廷若深罪我、我終不置此人。故力加營救。願質之士論、然後知臣言之當否。帝方注倚安石、還其章、誨求去。帝謂曾公亮曰：若出誨、恐安石不自安。安石曰：臣以身許國、陛下處之有義、臣何敢以形跡自嫌、苟為去就。乃出誨知鄧州。誨之將有言也。司馬光勸止之。誨曰：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輕信姦回、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此乃心腹之疾、救之惟恐不逮。願可緩耶。誨既斥、安石益橫。光由是服誨之先見。明年、以疾表求致仕。曰：臣偶染微疾、醫者用術乖方、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禍延

次之不去  
 惡增其焰  
 亦何益哉

四支一身之微、固無足卹。奈九族之託、何蓋以論朝政也。疾革、司馬光往省之。目已瞑、聞光哭、蹙然而起。張目強視曰：天下事尚可為。君實勉之。光曰：更有以見屬乎。曰：無。遂卒。年五十八。海內痛惜之。

劉述

劉述、字孝叔、湖州人。舉進士、為侍御史、知雜事、兼判刑部。安石爭謀殺刑名、述不以為是。奏執不已。安石以白帝、詔開封府推官王克、臣鞫其罪。述率御史劉琦、錢顛、上疏曰：安石執政踰數月、中外人情囂然。胥動蓋以專肆胸臆、輕易憲度、無忌憚之心。故也。陛下任賢求治、常若饑渴。故置安石政府、欲



致時如唐虞而反操管商權詐之術與陳升之合謀侵三司利柄取為己功開局設官用八人者分行天下驚駭物聽動搖人心因許遵文過飾非妄議按問之法安石任一偏之見改立新議以害大公章辟光獻岐邸遷外之說疎間骨肉罪不容誅呂誨等連章論奏乞加竄逐安石獨進邪言熒惑聖聽陛下以為愛己隱忍不行先朝所立制度自宜世世子孫守而勿失乃欲事事更張廢而不用首建財利之議務為容悅言行乖戾一至於此剛狠自任則又甚焉豈宜處之廟堂以亂國紀願早罷逐以慰安天下云云元之心曾公亮位居丞弼不能竭忠許國反陰自結援以固寵祿久妨賢路亦宜斥

免疏上安石奏貶琦顛監鹽務司馬光上疏曰臣聞孔子曰守道不如守官孟子曰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此古今通義人臣之大節也彼謀殺已傷自首刑名天下皆知其非朝廷既違眾議而行之又以守官之臣而罪之臣恐失天下之心也夫養鷹鸇者求其鷲也鷲而烹之安用彼哉今琦顛所坐不過疏直乃以迂犯大臣猥加譴謫恐臣下自此以言為諱乞還本資以靖群聽不報開封鞠之迹三問不承安石欲置之獄光與范純仁爭之貶知江州卒

言官論事  
罪可承

鄭俠

鄭俠字介夫福清人隨父官江寧王安石知其名邀與相見

稱獎之進士高第調光州司法參軍安石居政府州有疑獄  
俠讞議安石如其請俠感爲知己秩滿入都選人中式者超  
京官安石欲用之俠辭安石問以所聞答言青苗免役保甲  
市易等事與邊鄙用兵在俠心不能無區區也安石不答俠  
自是不復見除監安上門安石雖不悅猶使其子雋來見方  
置修經局欲辟爲檢討命其客黎東美諭意俠曰讀書無幾  
不足以辱檢討俠所以來求執經相君門下耳而相君發言  
持論無非以官爵爲先所以待士者亦淺矣果欲援俠而成  
就之取所獻利民便物之事行其一二使進而無愧不亦善  
乎時免役法出民咸以爲苦雖負水拾髮擔粥提茶之屬非

納錢不得鬻稅務索市利錢其末或重於本商販至以死爭  
如是者不一俠因東美列其事詔小夫裨販者免之征商之  
重者損之他皆無所行自熙寧六年七月不雨至于七年之  
三月人無生意風沙霾曠東北流民扶携塞道羸瘠愁苦身  
無完衣附郭貧民買麻粃麥麩合米爲糜或茹木實草根至  
身被鎖械負瓦揭木賣以償官累累不絕俠知安石不可諫  
悉繪所見爲圖奏疏詣閣門不納乃假稱密急發馬遞上之  
銀臺司其畧云去年大蝗秋冬亢旱麥苗焦枯五種不入群  
情懼死方春斬伐竭澤而漁草木魚鱉不獲生遂災患之來  
莫之或禦願陛下開倉廩賑貧乏取宥司培克不道之政一

缺自謂

切罷去，與下召和氣，上應天心，延萬姓垂死之命。今臺諫充位，左右輔弼，貪猥近利，使抱道懷識之士，皆不欲與之言。陛下以爵祿名器，駕馭天下忠賢，而使人如此，甚非宗廟社稷之福也。竊聞南征北伐者，皆以勝捷之勢，山川之形，為圖來獻。料無一人以天下之民質妻鬻子，斬桑壞舍，流離逃散，遑不給之狀。上聞者，臣謹以逐日所見，繪成一圖，但經眼目，已可涕泣。而况有甚於此者乎？如陛下行臣之言，十日不雨，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之罪。疏奏，神宗反覆觀圖，長吁數四，袖以入。是夕寢不能寐，翌日命開封體放免行錢，三司察司易司農發常平倉三衛具熙河所用兵，諸路上民物流

天人相應  
如此帝亦  
可以悟矣  
乃治快罪  
新法如故  
何也

可羞可耻

散之故，青苗免役權息，追呼方田保甲並罷，凡十有八事。民間謹叫相賀，又下責躬詔求言。越三日大雨，遠近沾洽，輔臣入賀，帝示以俠所進圖狀，且責之，皆再拜謝。安石上章求去，外間始知所行之由。群姦切齒，遂以俠付御史，治其擅發馬通罪。呂惠卿鄧綰言於帝曰：「陛下數年以來，忘寐與食，成此美政，天下方被其賜，一旦用狂夫之言，罷廢殆盡，豈不惜哉？」環泣於帝前，於是新法一切如故。安石去，惠卿執政，俠上疏論之，并言禁中事。惠卿奏為謗訕，編管汀州。御史臺吏楊忠信送之曰：「御史緘默不言，而君上書不已，是言責在監門，而臺中無人也。」惠卿暴其事，嗾御史張琥并劾馮京為黨，與俠

行至太康，還對獄。獄成，惠卿議致之死。帝曰：「俠所言，非爲身也。忠誠可嘉，豈宜深罪。但徙英州。」既至，借僧屋居之。英人爭遣子弟從學。哲宗立，蘇軾孫覺表言之，以爲泉州教授。元符七年，再竄英州。徽宗立，赦還卒。年七十九。里人揭其閭爲鄭公坊。紹熙初，詔贈朝奉郎，官其孫嘉正爲山陰尉。

### 何郟

何郟，字聖從，陵州人。第進士，轉殿中侍御史。仁宗詔群臣陳左右朋邪，中外險詐。郟請閱實其是否，因言曰：「誠以待物，物必應以誠。誠與疑，治亂之本也。不可以一臣詐而疑衆臣，一士詐而疑衆士。且擇官者，宰相之職。今用一吏則疑其從私。」

故細務或勞親決，分闡者將帥之任。今專一事，則疑其異圖。故多端而加羈制，博訪者大臣之體。今見一士，則疑其請託。好善者君子之常，今進其類，則疑爲朋黨。君臣交疑，而欲天下無否塞之患，不可得矣。都知王守忠，以修祭器勞，給留後奉。郟曰：「舊制，內臣遙領，止於廉察。今雖不授留後，而先給其祿，既得其祿，必得其官。若又從之，則何求不可。又言張堯佐緣後宮親，叨竊非據。外庭私議，謂將處以二府。若此命一出，言事之臣，以死爭之，倘罷堯佐，則傷恩。黜言者，則累德。臣謂莫若富貴堯佐，而不假之以權，可也。以尚書右丞致仕卒。」

### 吳中復

吳中復，永興人，通判潭州，御史中丞孫抃薦為監察御史，初不相識也。或問之，抃曰：昔人耻為呈身御史，今豈有識面臺官耶？從孫擇仁知大鹿縣，中貴人譚植奴犯法，按致於理，植譖之。徽宗命戶部郎中宋喬年往鞫，喬年佞吏也，疾驅至，候者惶遽入自擇仁衣冠坐廡下，喬年慮囚，撻隱剔伏，不能得毫髮罪，乃歸。傳舍擇仁上謁，喬年迎笑曰：所以來為察君罪，顧乃得一奇士，吾今薦君矣。

周孟陽

周孟陽，字春卿，成都人，第進士，為諸王府記室。英宗居環列，以其質厚禮重之，詔以英宗知宗正寺，英宗謙讓固辭，凡上

十八表，皆孟陽為文，及命為皇子。英宗以疾辭，中使十輩趣召不出，孟陽入臥內勸之曰：天子知太尉賢，參以天人之助，乃發德音，何為堅拒如此？英宗曰：非敢邀福以避禍也。孟陽曰：今已有此跡，設固辭不拜，使中人別有所奉，遂得燕安無患乎？帝乃霍然起，及即位，召至隆儒殿，在邇英苑中，群臣未嘗至，人疑且大用。帝諭以不次進擢意，孟陽固辭，乃遷集賢殿脩撰。神宗初立，入奏事，方升殿，帝望見慟哭，左右皆泣，下拜，天章閣待制卒。

楊繪

楊繪，字元素，綿竹人，進士上第，知興元府。庫縑被盜，繪就視

之見蹤跡不類人所出入曰我知之矣呼戲沐猴者詰之一訊具伏召知諫院以論曾公亮改侍讀繪固辭帝謂滕甫曰朕知繪忠蓋今日之除蓋難與宰相並立姑令少避耳卿可諭朕意繪曰諫官不得其言則去經筵非姑息之地卒不拜復知諫院擢御史中丞時王安石用事賢士多謝去繪言老成之人不可不惜當今舊臣多引疾求去陛下可不思其故乎免役法行繪陳十害罷知亳州繪性疎曠素衷誠一爲范祖禹所重年六十二

### 劉庠

劉庠字希道彭城人除監察御史英宗不豫儲嗣未立庠拜

疏謂太子天不本漢文帝於初元卽爲無窮之計穎王長且賢宜亟立使日侍禁中閱四方章奏帝從之遷右司諫言中國禦戎之策守信爲上昔元昊之叛五來五得志海內爲之困弊今莫若示大信捨近功爲國家長利知開封府王安石欲見之戒典謁者曰今日客至勿納惟劉尹來卽告我有語庠者曰王公意如此盍一往見庠曰自彼執政未嘗一事合人情脫問青苗免役以爲非則不合以爲是則不可將何辭以對竟不往庠論新法不便神宗諭之曰奈何不與大臣協心濟治乎庠曰臣子於君父各伸其志臣知事陛下不敢附安石出知太原府請募民子弟剽銳技擊者籍爲勇敢倣漢

謫戍法貫流以下罪徙實河外契丹建牙雲中遣騎涉內地  
 邊吏執之契丹檄取紛然又遣使議疆事眾疑其造兵端欲  
 大為備庠奏雲朔歲儉軍無見糧契丹張形示彊造端首禍  
 曲在彼不在我願勿聽知成都府乞禁西山六州與漢人婚  
 姻勿蹈吐蕃取維州之害知渭州卒

朱京

朱京字世昌南豐人登進士甲科擢監察御史時同僚多罷  
 去京抗疏曰御史假之則重畧之則輕今耳目之官屢進屢  
 卻則言者不若靜默為賢直者不若柔從為智偷安取容雖  
 得此百數亦何益於國邪京風神峻整見者憚之目為真御

史論大臣除擬有愛憎之私中書言其失實謫監興國軍蓋  
 稅遷國子司業卒

李允則

李允則字垂範并州人擢閣門祗候西川賊劉旻平上官正  
 議修城命允則往視還言兵分則緩急不為用請併屯要害  
 以便餽餉知潭州真宗曰朕在南衙畢士安嘗道卿家世今  
 以湖南屬卿湖南民列允則治狀召還連對三日帝曰畢士  
 安不謬知人者遷知滄州允則濬浮陽湖葺營壘官舍間穿  
 井未幾契丹來攻老幼皆入保而水不乏斲冰代砲契丹解  
 去遷獎州刺史城北舊有甕城允則欲合大城為一先建東

身紀 卷之二百五十四  
三  
嶽祠出黃金百兩爲何器道以鼓吹居人爭獻金銀久之潛  
徹去聲言盜自北至遂下令捕盜移文北界興版築以護神  
祠就關城浚壕起月隄甕城之人悉內城中歲修禊事召界  
河戰棹爲競渡縱北人遊觀不知其習水戰也州北舊多設  
陷馬阬城上起樓爲斥堠望十里自罷兵後人莫敢登允則  
曰南北旣講和矣安用此爲命徹樓夷阬爲諸軍蔬圃浚井  
疏洫列畦隴築短垣縱橫其中植以荆棘而地益阻隘因治  
坊巷徙浮圖北原上州民旦夕登望三十里下令安撫司所  
治境有隙地悉種榆久之榆滿塞下謂僚佐曰此步兵之地  
不利騎戰豈獨資屋財耶上元允則結綵山聚優樂使民縱

遊偵知統軍欲間入城中觀燈允則與同僚伺郊外果有紫  
衣人至遂與俱入傳舍不交一言出女奴羅侍左右劇飲而  
罷契丹知而誅之嘗宴軍中而甲仗庫火允則作樂行酒不  
輟少頃火熄命悉瘞所焚密遣吏檄瀛州以茗籠運器中不  
浹旬兵器完足人無知者樞密院請劾不救火狀真宗曰允  
則必有謂姑詰之對曰兵械所藏徹火甚嚴方宴而焚必姦  
人所爲若舍宴救火事當不測嘗得間諜釋縛厚遇之諜言  
燕京大王遣來因出所刺緣邊金穀兵馬之數允則曰若所  
得謬矣呼主吏按籍書實數與之諜請加緘印因賜以金縱  
還未幾諜至還所與數反出彼中兵馬財力地里委曲以報



一日民有訴爲契丹民毆傷而遁者允則不治與傷者錢二千逾月幽州以其事來詰答以無有蓋謀欲以毆人爲質驗既無有遂殺謀雲翼卒亡入契丹允則移文督還契丹報以不知所在允則曰在某所契丹駭懼卽歸卒斬之以徇允則不事威儀間或步出遇民有可語者延坐與語以是洞知人情善撫士卒皆得其用盜發輒獲人莫知所由在河北二十餘年事功最多其方畧設施雖遊觀亭傳後人亦莫敢隳國信往來費用儀式多所裁定天聖六年卒王君玉談苑曰允則守雍州匈奴不敢南牧朝廷無北顧之憂一日出官庫錢千緡復歛民間錢起浮圖飛謗至京師監司亦有奏削真宗

悉封付允則攻者尚喧沸真宗遣中人密諭之允則謂使者曰某非留心釋氏實爲邊地起望樓耳蓋是時北鄙方議寢兵罷斥候允則不欲顯爲其備故也

張亢

張亢字公壽臨濮人進士及第知鄜州上疏曰舊制諸路總管鈐轄都監各不過三兩員餘官雖高不過一路總管鈐轄不預本路事今每路多至十四五員少亦不減十員皆兼本路分事不相統制凡有論議叅錯不同請別置使各每路軍馬事止以一兩員領之又涇原一路自總管鈐轄都監巡檢及城砦所部六十餘所兵多者數千人少者才千人兵勢旣

分不足以當大敵。若敵以萬人爲二十隊，多張聲勢，以綴我軍。復以三五萬人，大入奔突，則何以支？又比來主將與軍伍，移易不定，人馬強弱，配屬未均。今涇原正兵五萬，弓箭手二萬，鄜延正兵亦六七萬。若能預爲團結，明定節制，迭爲應援，以逸待勞，則烏合饑餒之衆，豈能窺我淺深乎？請下韓琦、范仲淹，分按逐路，以馬步軍萬人，擇才位兼高者爲總領，其下分爲三將，一爲前鋒，一爲中軍，一爲後陣，分屯要害之地。敵小入則一將出，大入則大將出，又量敵數多少，使隣路出兵應接。此所謂常山蛇勢也。今萬人已上，爲一大將，一路又有主帥，延州領三大將，鄜州一大將，保安軍及西路巡檢德靖

若共爲一大將，則鄜延路兵五萬人矣。原渭州鎮戎軍各一大將，渭川山外及瓦亭各一大將，則涇原路五萬人矣。弓箭手熟戶不在焉。昨延州之敗，蓋由諸將自守，不相應援。請令邊臣預定其法，敵寇某所，則某將爲先鋒；某將出，某所爲奇兵；某將出，某所爲聲援；某城若相近，出敢戰死；某所設伏，都同巡檢，則各扼要害。又令隣路取某路出，應仍潛用旗幟，爲號。昨劉平救延州前鋒陷賊者，已二千騎，平猶不知。趙瑜部馬軍間道先進，而趙振與王達趨塞門，至高頭平路，白馬報敵張青蓋駐山東，振麾兵掩襲，乃瑜也。蓋兵馬出入百步之外，不能相知。若不預爲之號，必誤軍事。國家承平日久，失

可嘆

可笑

於訓練。今每指揮藝精者，不過百餘人，餘皆瘦弱不可用。且官軍所恃者，步軍與強弩爾。臣知渭州日，見廣勇軍曠弩者三百五十人，引一石二斗者僅百人，餘僅及七八斗。臣以跳鎗弩試，皆不能張。閱習十餘日，裁得百餘人。又教以小坐法，亦十餘日，又教以帶甲小坐法，五十餘日，始能服熟。若安前弊以應新敵，其有不敗之理乎？又兵官務張邊事以媒進邀賞，劉平之敗，正繇貪功輕進。鎮戎軍最近賊境，每報賊騎至，不問多寡，凡至兵者皆出至邊濠，則賊已去矣。蓋權均勢埒，各不相下。若不出，則恐得怯懦之罪。且諸路騎兵不能馳險，計其芻粟一馬之費，可養步軍五人。馬不及格，宜悉還坊監。

止留十之三，餘以步兵代之。又比來禁衛隊長繇年勞換前班者，或爲諸司使副，白丁占籍，亦命以官。而諸路弓箭手生長邊陲，父祖效命累世，捍賊乃無進擢之路。何以激勸邊民？竊聞大帥議五路進師，自用兵以來，屢出無功。若一旦深入，臣切以爲未可也。山界諸州城砦，距邊止二三百里。夏兵器甲雖精利，其鬪戰不及山界部族。而財糧又盡出山界。若十月後，令諸將分番出界，使夏人不得耕牧，然後出步兵，負十日糧，人日給米一升，馬日給粟四升，草五分。賊界有草地，以半資放牧，亦可減輓運之半。王師旣行使，哨斯囉及九姓回紇，分制其後，必蕩覆巢穴。又言陝西民調發之苦，數倍常歲。

十事俱中  
弊

宜一切權罷令安撫司與逐州長吏減省他役。顓應邊須及選殿侍軍將以馳驟各二百留其半河中。以運鄜延保安軍軍須其半留乾州。以運環慶原渭鎮戎軍軍須分一轉運使專董其事。又鄜州四路半當衝要當以閑慢路遞鋪兵卒之半貼衝要二路每驛百人三人挽一小車載三百斤若團併輦運邊計亦未至失備而民力可以寬矣。疏上多施用之改都幹轄屯延州奏邊機軍政措置失宜者十事言王師每出不利豈非節制不立號令不明訓練不至器械不精或中敵詭計或自我貪功或左右前後自不相救或進退出入未知其便或兵多而不能用或兵少而不能避或爲持權所逼或

因懦將所牽或人馬困饑而不能奮或山川險阻而不能此皆將不知兵之弊也未聞深究致敗之由而爲之措置徒益兵馬未見勝術一也。去春敵至延州諸路發援兵而河東秦鳳各踰千里涇原環慶不減十程去秋賊出鎮戎遠自鄜延發兵千里遠鬪銳氣已衰如賊已退乃是空勞師旅異時更寇別路心又如此是謂不戰而自弊二也。今鄜延副都總管許懷德兼管勾環慶軍馬環慶副總管王仲寶復兼鄜延其涇原秦鳳總管等亦兼鄰路雖令互相策應然環州至延州十四五驛徑赴亦不下十驛涇原至秦鳳千里若發兵互援而山路險惡人馬之力已竭三也。四路軍馬各不下五六

萬朝廷罄力供億而邊臣但言兵少每路欲更增十萬人亦未見功效且兵無節制一弊無奇正二弊無應援三弊主將不一四弊兵分勢弱五弊有此五弊如驅市人而戰雖有百萬亦無益於事四也古人教習須三年而後成今之用兵已年矣將帥之材孰賢孰愚攻守之術孰得孰失累年敗衄而居邊要者未知何謀使更數年未罷兵國用民力何以克單若因之以饑饉加之以他寇則安危之策未知如何五也言邊事者甚衆朝廷或卽奏可或再詳究以聞或付有司前條力行後令卽變胥史有鈔錄之勞官吏無商畧之暇邊防軍政一無定制六也夏竦陳執中皆朝廷大臣凡有邊事

當付之不疑今但主文書守詔令每有宣命則翻錄行下如諸處申稟則令候朝旨如是則何必以大臣主事七也前河北用兵減冗官以省費今陝西日以增員如制置青白鹽使副招撫蕃部使臣十餘員所占兵士千餘人請給歲約萬緡復有都大提舉馬舖器甲之類諸州並募克敵致勝保捷廣銳宣毅等兵久未曾團結訓練但費軍廩無益邊備八也軍一有手藝者管兵之官每一指揮抽占三之一今延州諸將有兵二萬除五千守城之外餘止一萬五千若有警急三日內不能團集况四十里外便是敵境一有奔突何以備之九也陝西教集鄉兵共十餘萬人市井無賴名掛尺籍豈無姦

盜雜於其中苟無措置他日爲患不細十也。復請回陳利害，不報。會元昊襲府州不能下，引兵屯琉璃堡。縱遊騎鈔麟府，問二州閉壁不出。民乏水，時豐州已破，麟府勢孤。徙亢管勾麟府軍馬事，亢單騎叩城，出所授敕示城上。門啓，旣入，卽縱民出采薪芻汲澗谷。元以州東焦山有石炭穴，築東勝堡。下城旁有蔬畦，築金城堡。州北沙陀有水泉，築安定堡。置兵守之時，禁兵敗北，無鬪志。乃募役兵敢戰者，夜伏隘道，邀擊夏人遊騎。有持首級來獻者，亢以錦袍賜之。禁兵慚奮曰：我顧不若彼乎？咸願一戰。亢知可用，始謀擊琉璃堡。使謀伏砦旁草中，見老羗方炙羊髀，占吉凶。驚曰：明當有急兵，且趣避之。

焉得宛然  
有趣

皆笑曰：漢兒皆藏頭膝間，何敢亢知無備？夜引兵襲擊，大破之。夏人棄堡去，乃築宣威砦于步馳捍寇路。時麟州餽路猶未通，勅亢自護賞物送麟州。敵以兵數萬趨栢子砦，來邀亢。所將才三千人，乃激怒之曰：若等已陷死地，前鬪則生，不然爲賊所屠，無餘也。士皆感厲，會天大風，順風擊之，斬首六百餘級，相蹂踐赴崖谷死者不可勝計。奪馬千餘疋，乃修建寧砦。夏人數出爭戰于兔毛川，亢自抗以大陣，而使驍將孫岳伏短兵強弩數千于山後。初，萬勝軍皆新募市井，無賴子弟，罷奕不能戰。敵曰：東軍素易之，而怯虎翼軍勇悍，亢陰易其旗，敵果趣東軍搏戰。良久，伏發，敵大潰，斬首二千級，築清

將材之乏  
如此  
宋事壞於  
牽制

塞百勝中候建寧鎮川五堡麟府之路始通亢奏今所通特  
一徑爾請更增並邊諸柵以相維持則可以廣田牧壯河外  
之勢議未下會契丹欲渝盟徙知瀛州葛懷敏敗遷知渭州  
范仲淹宣撫河東奏亢前所增廣堡砦宜使就總其事詔既  
下明鎬以爲不可屢牒止之亢曰受詔置堡砦豈可得經畧  
牒而止耶坐遣節度死所甘心每得牒置案上督役愈急及  
堡成乃發封自劾朝廷置不問蕃漢歸者數千戶歲減戍兵  
萬人河外遂爲并汾屏蔽復知瀛州言州小而人衆緩急無  
所容若廣東南關則民居皆在城中夏竦惡亢不附已沮其  
役亢卒城之爲徐州總管卒亢好施輕財凡燕犒餽遺類皆

優厚至遣人貿易以助其費人皆樂爲之用馭軍嚴明所至  
有治跡民圖像祠之

公壽進士中好  
將才惜不大用

### 劉滬

劉滬保州人爲渭州瓦亭砦監押穆寧生氏西南去洛陽二  
百里中有城曰水洛川平土沃有水輪銀銅之利環城數萬  
帳漢民之逋逃者歸之教其百工商賈自成完國曹瑋在秦  
州嘗經營不能得滬進城章川收善田數百頃以益屯兵密  
使人說城主鐸斯那令內附會鄭戩行邊滬遂召鐸斯那及  
諸酋屬來獻地願爲屬戶戩令滬將兵往受地旣至而民情  
中變聚兵數萬合圍夜縱火呼嘯官軍才千人滬堅卧令卒

宋事每解  
如此

晨炊飽食坐胡床指揮一戰氏潰追奔至石門氏酋稽顙請服盡驅其眾隸麾下又敗臨洮氏于城下戮遣董士廉助築城功未半會戮罷涇原路尹洙以為不便令罷築且召之洩不聽增版趣役洙怒械洩士廉下獄氏眾驚叛朝廷遣魚周詢往視氏眾請周詢請以牛羊及丁壯助工役復以洩權水洛城砦主城成為鎮戎軍西路都巡檢瘍發首卒弟淵將以柩東歸居人遮道號泣請留葬水洛立祠歲時祀之熟戶蕃官牛裝等願得洩子弟主其城乃命其弟淳為水洛城兵馬監押城中有石碑記洩事

趙滋

趙滋開封人授定州路駐泊都監嘗給軍食同列言粟不善滋叱之曰爾欲以是怒眾邪使眾有一言當先斬爾以徇契丹民數違約乘小舟漁界河上吏憚生事莫敢禁後又遣大舟十餘自海口運鹽入界河朝廷患之以滋知雄州滋戒巡兵舟至輒捕其人殺之焚其舟移文涿州漁者遂絕滋在雄州六年契丹憚之也丹嘗大饑舊米幽塞不得過三斗滋曰彼亦吾民也令出米無所禁邊人德之如此方可殺人焚舟

劉平

劉平祥符人進士及第拜監察御史遷鄜延路副總管獻攻守之策曰五代之末中國多事唯制西戎為得之中國未嘗



遣一騎一卒遠屯塞上。但任土豪爲衆所伏者，封以州邑，征賦所入，足以贍兵。上由是無邊鄙之虞。太祖定天下，懲唐季藩鎮之盛，削其兵柄，收其賦入，自節度以下，第坐給奉祿，或方面有警，則總師出討，事已則兵歸宿衛，將還本鎮，彼邊方世襲，宜異於此。而朔方李勣與靈武馮繼業，一切亦徙內地，自此靈夏仰中國戍守，千里無糧，兵民並困。其後趙德明據靈武，懼主師問罪，願爲藩臣。于時若止棄靈夏，綏銀與之，限山爲界，則無今日之患矣。而以靈夏兩州及山界蕃漢戶，并授德明，故蓄甲治兵，漸窺邊隙，鄜延環慶涇原秦隴，所以不能弛備也。今元昊嗣國，政刑慘酷，衆叛親離，復與唃廝囉

構怨，此乃天亡之時，臣聞寇不可玩，敵不可縱。或元昊與唃廝囉復平，將何以制其侵軼？今元昊國勢未彊，若分鄜延環慶涇原秦隴四路兵馬之半，益以蕃漢弓箭手精兵，可得二十萬，三倍元昊之衆，轉糧二百里，不出一月，可收山界洪宥等州，招集土豪，縻之以職，自防禦使以下，刺史以上，第封之，給以衣祿金帛，又以土人補將校，使勇者貪於祿，富者安於家，不替月而民心自定。遣使諭唃廝囉，授以靈武節度使，使虜河外族帳以窘之，復出麟州蕃漢步騎，獵取河西部族，招其酋帥，離其部衆，然後軍繼之。元昊不過鼠竄，爲窮寇爾，何所爲哉？且靈夏綏銀地不產五穀，人不習險阻，每

歲資糧取足洪宥而洪宥羗戶勁勇善戰夏人恃此以爲肘腋我苟得之以山公小憑高據險下瞰沙漠各列堡障量兵鎮守此天險也廟朝一謀不知出此而爭靈夏綏銀連年調發老師費財以致中國疲弊小醜猖獗此議臣之過也今朝廷或貸元昊罪更示含容不惟兵轉多經費尤甚萬一元昊潛結契丹互爲犄角如何滅其以應河北請召邊臣與二府定守禦長策未報屬元昊盛兵攻保安軍時平屯慶州范雍以書召平平與石元孫合軍趨土門又有告敵兵破金明圍延州者雍復令平與元孫救延州平督騎兵晝夜倍道行至萬安鎮平先發至三川口西止營遣騎兵先趨延州爭

門時鄜延路都監黃德和將二千餘人屯保安北巡檢万俟政郭遵各將所部分屯雍召之爲外援詰旦步兵未至平與元孫還逆之行二十里乃遇步兵及德和政遵兵悉至平將步騎萬餘結陣東行五里與敵遇時大雪平與敵皆爲偃月陣相嚮有頃敵兵涉水爲橫陣郭遵薄之不能入官軍並進殺數百人乃退敵復蔽盾爲陣官軍又擊卻之殺獲及溺水死者幾千人會日暮敵復以輕兵薄戰官軍引卻二十步黃德和居陣後望見軍卻率麾下走保西南山衆皆潰平遣其子宜孫馳追德和執其轡曰當勒兵還併力抗敵奈何先奔德和不從遁赴甘泉平遣軍校杖劍遮留士卒得千餘人轉

史綱 卷之二十四  
闕三日賊退還水東平率餘衆保西南山立柵自固敵夜叩柵問大將安在不應復使人僞爲戍卒遞文移平平殺之夜四鼓敵環營呼曰如許殘兵不降何待及旦敵酋舉鞭麾騎自山四出合擊絕官軍爲二遂與元孫皆被執德和言平降賊朝廷命文彥博龐籍往訊得其實德和坐腰斬延州吏民詣闕訴平戰沒狀贈朔方軍節度使兼侍中謚壯武郭遵用鐵杵九十斤死後耕者得其器與衣冠葬之贈果州團練使

桑懌

桑懌雍丘人舉進士不中嘗遭大水有粟三廩將以舟載之見百姓走避水遂棄其粟而載之徙居汝穎間耕廢田以自給諸縣多盜懌自請補耆長因召里中惡少年戒曰盜不可爲吾不汝容也有頃里老子死未斂盜夜脫其衣去懌疑少年王某遂夜入其家得衣不使之知明日見而問之曰爾許我不爲盜今盜屍衣者非爾耶少年色動卽推仆地縛之詰共盜者姓名送縣伏辜嘗之邾城遇尉出捕盜招懌飲與俱行至賊所藏尉陽爲不知將去之懌曰賊在此欲何之格殺數人因盡縛之補澠池尉宿盜王伯爲民害朝廷命巡檢使捕之未得懌至官巡檢僞爲宣頭令懌招致之懌挺身入賊中與伯同臥起十餘日伯遂與懌出至山口爲巡檢伏兵所執懌幾不免巡檢以伯爲功懌不復言擢永安縣巡檢京西

史記 卷之二百五十四  
早蝗有惡賊二十三人樞密院授賊名姓使懌往捕懌曰盜  
畏吾名必潰潰則難得矣宜示之以怯戒軍吏不得輒出久  
之夜與數卒爲盜服以出跡盜所嘗行處入民家民皆走獨  
一媪留爲具飲食如事群盜懌歸三日自携具就媪饌而以  
餘遺媪媪以爲真盜懌稍語及群盜媪曰彼聞桑殿直來皆  
遁去近聞閉營不出知其不足畏今皆還矣懌又三日往厚  
遺之實告曰我桑殿直也爲我察其實後三日復來媪盡得  
居處之實以告懌明日部分軍士與賊遇手殺三人餘二十  
人一日皆獲除兵馬監押宣州蠻叛殺巡檢官軍不能制因  
命懌往盡殺之授閤門祇候懌曰是役也位有君吾上者吾

將以賞讓之或譏以好名懌歎曰士顧其心如何爾當自信  
其心以行若欲避名則善皆不可爲也固辭不許遷涇原路  
兵馬都監踰月與任福遇敵于好水川力戰而死贈解州防  
禦使任福臨敵受命所統其素撫之兵又分出趨利故至甚  
敗福及子懷亮力戰而死其校死者數十人士卒死者六千  
餘人贈福武勝軍節度使

郭諮

郭諮字仲謀平棘人八歲始能言聰敏過人舉進士知濟陰  
縣言澶滑堤狹無以殺大河之怒故漢以來河決多在澶滑  
且黎陽九河之原今若引河出汶子山下穿金堤與橫壠合

以達于海則害可息詔本道使者共議弗合肥鄉縣田賦不平歲久莫治轉運使楊偕遣諮攝令以往既至閉閤數日以千步方田法四出量括遂得其數除無地之租者四百家正無租之地者百家收逋賦八十萬流民乃復偕奏其才遷知館陶縣會三司議均稅法知諫院歐陽修言諮方田法簡而易行詔諮均上蔡縣稅契丹求關南地諮陳大水禦戎之要議決黎陽大河下與胡蘆滹沱後唐河注塘泊混界河使東北抵于海上溢鶴鵲陂下注北當城南抵塘泊界截虜疆東至海口西接保塞惟保塞正西四十里水不可到請立堡砦以兵戍之會契丹約和而止轉運使任顥言諮有巧思自爲

兵械皆可用遷知汾州言獨轅弩可試許置弩五百募土兵教之經畧使夏安期言其便詔立獨轅弩軍分給并潞諮上疏曰臣自冠武弁未嘗一日不思禦戎之計頃使契丹觀幽燕地方不及三百里無十萬人一年之費且烏合之衆非二十萬不敢舉若以術制之使舉不得利居無以給不踰數年必棄幽州而遁臣慶曆初嘗河北大水界斷敵疆乃其術也臣所創車弩可以破堅甲制奔衝若多設之助以大水取幽薊如探囊中物爾復上平燕議曰契丹之地自瓦橋至古北口地狹民少自古北口至中原屬奚契丹自中原至慶州道旁纔七百餘家蓋契丹疆土雖廣人馬至少儻或南牧必

率高麗渤海黑水女直室韋等國會戰其來既遠其糧匱乏臣聞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用兵之善計又聞得敵自至者勝先據便地者佚以臣所見請舉慶曆之策合衆河於塘泊之北界以限戎馬然後以景德故事頓兵自守步卒十二萬騎卒三萬彊壯三萬歲計糧餉百八十三萬六千斛又傍河郡邑可以水運以給保州然後以拒馬車三千陷馬槍千五百獨轅弩三萬分選五將臣可以備其一來則戰去則勿追幽州糧儲既少敵不可久留不半年間當遁沙漠則進兵斷古北口砦松亭關傳檄幽薊燕南自定且彼之所恃者惟馬而已但能多方致力使馬不獲伸用則敵可破幽燕

可取帝壯其言諮言今治汴河漕運乘素河三十六陂之流京師可危請自鞏縣西山七里店孤松嶺下鑿七十里導洛入汴可以四時行運詔都水監楊佐同計度未及論功而卒

### 田敏

田敏易州牙吏王師討幽薊曹彬進兵涿州敵斷其後王繼恩募勇士持詔抵彬敏應募間行達涿州彬選壯士五十人衛敏還道遇賊力戰四十八人死敏與兩人僅免補易州砦指揮使敵陷易州敏失其家所在帝擢敏本軍都虞候賜白金三百兩使間行求其父母得之以歸李繼隆討夏州奏隸麾下敏卒兵至橐駝口遇敵斬首三千級獲羊馬橐駝鎧仗

數萬計，遷馬步軍都軍頭從王起屯定州。遇契丹于望都，逆戰，斬首二千餘級。先是兩地供輸，民多爲契丹鄉導。敏自漁臺北，悉驅南徙，凡七百餘戶，送定州。遷北平砦，總管契丹入寇，敏戰于楊村，敗之。諜知契丹主去北平十里，蒲陰駐砦。敏夜率銳兵襲破其營帳，契丹主大驚，問撻覽曰：「今日戰者誰？」撻覽曰：「所謂田廂使者。」契丹主曰：「其鋒銳不可當，遂引衆去。」爲儀州防禦使卒。

史緯卷之二百五十四終

